

觀察

·元萬壹售份每 ·日一十二月六年六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再版

第十七期



第二卷

專論

學潮平息以後的認識

鍾伯平

中國當前的經濟禍患應由既得利益階級負責

楊西孟

世界各國教育普及之比較觀

陳友松

猜不透上帝的意志

費孝通

北疆戰局的背景及展望

本刊特約記者(甲)

『在陰謀與魔術導演下看新疆的前途』

本刊特約記者(乙)

麥斯武德長新後的新疆局面

本刊特約記者(甲)

北方學運的源源本本

本刊讀者投寄

週末欄

獄中生活簡記(五·完)

張東蓀

復活

李慕白

讀者投書

所謂「責任內閣」
誰說軍人喜歡內戰？
寫生被捕
西理情移

學潮中的西安
廣州記者和香港記者
為何要維持原價？

漫畫觀察

撰稿人

下伍王呂沈吳李李周宗胡柳孫高許陳陳許高孫柳宗周李李吳沈呂伍王下
公德世覺端清邦維趙西楊楊費傅程馮郭直張張梁夏陳陳許高孫柳宗周李李吳沈呂伍王下
權培光民升康彦滿構宗麟雷孟至守今蔡長秋德竹松蔚數寬忌適華亞田青裕乾復元中琳

顧黨戴顧錢銀錢彭潘趙葉楊楊傅會馮章黃張張張曹陳陳陳許馬徐胡季周沙李吳何任王王
樹文銀歌龍大光象公人斯昨友斯正德忠印維衛之君寅先義東學浩澤世永鴻職芸
雲製製樂華川欣杰且豐起心剛年臨以銘昌裁堂候科哲遜遠初盈編林苑凌培培蘇估嵩壽生

撰稿人



所謂「責任內閣」

編輯先生：報載羅隆基向行政院長張羣交涉最近軍警拘捕民盟人員之事。張院長答稱：關於軍警之拘捕學生記者，行政院難於干涉，故彼本人對此等情事，不負責任云云。（南京三日路透社電）

讀了這樣的新聞，不禁惘然。軍事機關不依法定手續，任意捕人，顯然是摧殘人權。但由於軍事機關在事實上確非張院長所能節制，行政院不負責任，猶有可說；但警察職權分明屬於內政部範圍，警察胡亂捕人，行政院是絕不能卸責的。假若內政部根本不能管理和指揮全國的警政，那末，何不乾脆地將警政一項劃出？照張院長的話看來，顯然警政雖然名義上隸屬於內政部，但因可以受別方面的指揮操縱，內政部反而無權過問。

警察捕人，行政院不負責；上海三家報館被封閉，內政部長不知情；天津軍事當局檢查新聞，董顯光說：新聞局也不知道清楚。不知所謂「責任內閣」究竟負的是什麼責任？對誰負責？

梁子奇 六月四日 香港

誰說軍人歡喜內戰？

編輯先生：我是一個熱血青年軍人，投軍以前也是一個專科學校的學生。

生。後來祖國危急了，毅然地拋棄了唯有我一個獨子的寡母，投筆從戎。本投降的那天，我真高興得流出淚來，以為這幾年苦不是白吃，汗不是白流。然而一場歡喜一場空，接着內戰又打起來了；人民照樣不能安生，國家照樣是危險，個人照樣流離顛沛，寡老的母親丟在家裏照樣無人來顧。自己的待遇充其量說得個溫飽而已。在這種情形之下，編者先生請你替我設身處地的想一想，我這被壓迫的愁腸是怎樣的。近來在報上或雜誌上看見許多的新聞，它們對軍人總另眼看待，一般總以為軍人擁護內戰；誰知道我們是頸上有一大串鐵鍊哩！我真是痛苦極了。的確，每當我們進入陣地的時候（我是一個炮兵），裝好了炮彈，我真不知道這顆炮彈飛出去要殺傷些什麼人——親戚哩？朋友哩？還是自己家裏的人哩？我真有點不忍發射，然而低下頭來看：胸前的枷鎖，啊，原來我們被鎖住了，狗狗也得做，牛馬也得做，於是又只好將眼淚隨着炮彈飛出去了。每當我看見前線的難民，我就會想到假若有一天戰事打到我的故鄉的話，我的寡母親又將怎樣的逃難？編者先生請你講一句公平話，我願不願打內戰？我可以武斷的說一句，內戰賜予的痛苦，實以軍人為最大。我們軍人處在這兩重壓迫之下——統治者的鎖鍊和人民與學生的仇視，真是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然而這口怨氣又到那裏去申述呢！編者先生，我是一個老粗的軍人，不寫高文章，只是拉拉雜雜的寫了些

寫生被捕

編輯先生：本月六日下午二時，有香港南國勸業藝術學院廣州分院學生一批，在廣州河南大馬路頭作野外寫生。當時×××倉庫士兵認爲該班學生有描繪地圖嫌疑，並以寫生畫箱指爲油印工具，即會合武裝官兵多人，逮捕返庫。當時被非法捕捉的有該院教師汪潛、馮國亮二先生，及該院學生王楚華、陳成五、陳幹天等多人，該庫軍官以情節重大，即用武裝士兵多人，卡車及吉普車解押××司令部，當時被拘學生出示所繪之水彩風景畫及畫箱顏色畫紙檢查，全無繪寫地圖事實及證據。然而押解員却極力強調有繪寫「圖形」嫌疑。

林冬 六月七日 香港

黔西情形

編輯先生：尊刊所載通訊多限於各大城市及邊疆消息，貴州方面似甚少見，不知本省亦有甚大危機，如（一）黔西各縣米價，兩月來由貳仟數百元漲至一萬二千元一斗，買糧食吃者大皆佃農及平民（佃農因二五減租未實行，早已爲地主及納各種糧款弄盡）。故此時雖爲農忙時節，亦都以各種菜葉樹根當飯吃。雲南方面飢民已向北方移動，將來不知如何結果。（二）貴州政府不知如何積極提倡「新社會建設協會」（即幫會）之組織，數月來風起雲湧，遍及城鄉。此種組織大皆爲各地土豪劣紳所把持，其中自有不少包庇煙賭盜匪情事，而參加者不惜賣耕牛豬種以繳入會費（因爲不入會就被吃空子），故亦有之保甲組織完全解體，農村經濟社會之危機更形加甚，學生教師都稱大哥哥兄弟。（三）因物價暴漲，下層政完全變質。一個縣府科長待遇月僅二三萬元，尙不能按月拿到。所以無不折溢污，以是貪墨成普遍現象。

貴州黔西一讀者 六月四日

學潮中的西安

編者先生：近半個多月來西安非常「安謐」，一般人僅知宵禁甚嚴而已。關於京滬等處學潮，本地報紙一例粉飾太平，僅從上海大美晚報和大公報得知較詳消息。但大公報自五月廿九日以後，亦多日均遺本地郵局扣留不發。

陳元坤 六月九日 西安

廣州記者和香港記者

編者先生：關於廣州中大學生遊行發生的流血案件，香港星島報和廣州的報紙所報導的消息，適成相反。星島日報說中大學生有一千八百多人遊行，與「狀類苦力」發生衝突；廣州的報紙則說中大學生僅有三百人遊行，與苦力（他的意思是真正苦力）發生衝突。同是一個事實，而兩地記載不同的程度，一致如此。

譚剛之 六月二日 廣州

（尙有讀者投書接二十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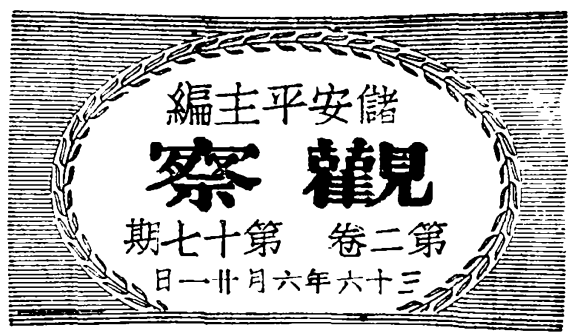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

電話：四三三八二

訂閱：先付國幣三萬元，款盡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本期作者

鍾伯平：（投稿）

楊西孟：北京大學教授

陳友松：北京大學教授

張東蓀：清華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李慕白：英士大學教授

學潮平息以後的認識

鍾伯平

「六二」大體上總算平靜度過了。我們經驗了一次在八年抗戰中也未曾有過的全國大規模的戒嚴，不能不覺得學生運動已經有了初步的結束。然而，我們很難相信這是終點。學生運動是對於政治現實的抗議，促成抗議的原因沒有消除，抗議必然還要被提出的。我們不知道政治現實在什麼時候可以有轉變，也就不知道學生運動在什麼時候還要爆發。如果學潮是中國社會的瘡疾，那麼武力政治便該是瘡蟲；病源沒有消滅，擺子終究難免發作。因此，戒嚴的結果不能認為學潮平息，正如服一劑奎寧退熱之後不能認為瘧疾全愈一樣。

一般期待目前的學生要有「新五四運動」。然則，它對於「五四」有什麼應該繼承而發揚之遺，必屬政治性的無疑。在今日看來，「五四」不過是一個文化運動，這毋甯是「五四」的失敗。因為五四運動固然而由政治發端，隨後的發展並未給中國的政治道路鋪好康莊的基礎，以致文化方面所已經得到的成就在今日竟面目全非。無論在思想、言論、行動、甚至於實驗室裏的工作，各方面所受到的摧殘與迫害，都使「五四」的光輝隱晦得像濃霧中的月華。我們的政府，爲了「領導青年」，會經明令停止紀念「五四」，頗使一些過來人感到無限的憤恨。其實，這些都是多餘的。歷史的無情只證明一個事實：五四運動沒有消滅政治的反動，到頭來，反動的政治便要消滅五四運動了。

因此，「新五四運動」之富于強烈的政治意味是不足爲怪，也更不足爲病的。有人強調「五四」的自發性，而懷疑目前的學潮是否受人利用。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想法。每一種運動都有它不能不發生的原因。在這個意義上，沒有任何運動是自發的；此其一。一種運動是否正當而有創造歷史的意義，繫於它所代表的理想是否爲正義所要求，是否本乎進步的原則，是否符合社會的利益。任何運動的評價不能以「自發性」爲唯一的標準；此其二。在人類中，只有奴隸纔是完全供人役使的。反過來說，除了奴隸之外，受他人利用的人，同時亦即在利用他人。這個相互利用的價值，亦祇能從它追求的目的與表現的成績去評定；此其三。所以，在年來各地罷課、反罷課、遊行、反遊行，無數插曲中，假定雙方的自發性（或受人利用性）相等，其間價值的高下，不辯自明。而且，譴責學生受人利用的，多半代表官方的意見。其實，在今日的中國，一般老百姓只供奴役，唯有學生纔堪利用，政府也何嘗不想盡方法要利用學生！不幸的是，全國學生竟不屑爲政府利用，反而有受反對政府者的利用之嫌。單憑這一點也就可以確定學潮的政治性與自發性了。

在這次學潮的口號中，「反內戰」並不新鮮，却比前年提出時更爲迫切。至於「反饑餓」顯然是一個極爲不祥的呼喊。它表示社會的不公平已經到可以容忍的邊際，使人具體地感到這個社會的秩序祇是一片薄冰了。本來，當今學潮的一切「反」，必以「反內戰」爲總匯，是極自然而合理的。這種平凡的因果關係，自無再加申述的必要。可

以注意的是：學潮所根據的邏輯與政府鎮壓學潮所用的邏輯基本上是相同的。學生方面把所有的禍害歸根於長期的內戰；政府方面却將一切的責任推諉于中共的叛亂。這不過是一件事情在外表上的兩種說法。咬文嚼字地在區別「內戰」與「內亂」，實際上對於進行着的武力政爭毫無增損。「六二」前夕，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級軍政當局的文章，莫不漂亮地訓練各地師生要明辨是非利害。如果是非利害的意義仍本於我們的教育與良心，而無特別新創的訓話，那麼我們可以說，政府之所以訓誡學生者，亦正是學生之所在呼籲政府者。

我們先要問：這一場中國人殘殺中國人的仗，繼續打下去應該不應該？如果是不應該，而堅持要打下去，便是不明是非。假定是應該，我們進一步要問：這樣子打下去，是否有好處？如果是沒有好處，而堅持要打下去，便是不辨利害。假定是有好處，我們最後要問：這好處是否屬於大眾的？如果大眾所得到的祇是饑餓和死亡，繼續打下去便是不明是非，亦不辨利害。全國學生，本乎教育，憑着良心，不但認明中國人不該自相殘殺下去，而且了解這場仗絕對打不出一個好的結果來。要他們不反對內戰，豈不是要他們否定自己的教育與良心？要他們不反饑餓，豈不是要他們否定自己的生命？所以，政府在放棄武力政治之前，並沒有理由，就內戰的問題，訓誡學生明辨是非利害，除非是、非、利、害這些字，在官定的辭書中，有異于一般教育和良心的特別解釋。

官方敵視學生還有所謂「學潮中途變質」的理由。這真是莫測高深的遁辭。道聽途說，似乎這次學潮的火線原是政府黨中某派人士為報復私怨而燃着的。果如所傳，則學生的行動未免類乎 Frankenstein Monster，其為人痛心疾首，倒也是情理之常。不過，我們在這裏不必完全相信這內幕新聞。我們要指明的是：這次學潮之由局部的、個別的，變為全面的、普遍的，乃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演進。一切學潮之可以促成，莫非學生對於現狀有所不滿。不幸在今日的中國，一切惡劣的現狀無一不是失常的政治培養出來的。所以，儘管學生的口號，前後有輕重分合之別，其為不滿現狀則一。如果一定要說其間有什麼差異，那也是程度上的，而決非性質上的。「變質」的說法未免是故意的誤解。而且，官方振振有詞地強調學潮「中途」變質，似乎學生在中途以前的做法是合理的至少是可以容許的。

這到底是根據着什麼理由？是否政府也會自己承認，在各種措施中，有的是學生可以反對的，有的是不可反對的？這之間的界限可曾有過明白的規定？其區別的標準是根據程度還是性質？如果反對之是否可以容許是由程度決定的，為什麼發生「變質」的問題？如果一切不滿人意的現狀都是武力政治造成的，為什麼祇可以容許人反對它的結果，而不可容許人反對它的原因？

這裏便牽涉一些基本的問題，而所有基本的問題仍然要由一個「老調」去解決，便是我們要民主。任何國家，不管其政府是民主的抑是獨裁的，都有維持社會秩序的法律和命令。但民主的法律與獨裁的法律在精神上有一個根本差別：前者的目的在維持秩序，後者的目的在禁止異見和反對。在民主的體制中，反對政府的言論和行動有憲政上的正當出路；反對政府并不等于革命。因此，民主的政府只擔心社會的混亂，而不害怕有秩序的反對。獨裁的體制正好相反，它經得起秩序的混亂，但經不起任何反對。因為獨裁的政府不容許反對的情緒有正當的出路，除了訴諸革命之外也就沒有真正意義的反對。從民主的角度看，英國法律中對於言論集會等自由的規定未免是過于嚴厲的，但適用這些規定的事件幾乎兩百多年來英國沒有革命，也沒有政治迫害；反對黨的公然存在并且成為英國憲政體系的最重要的一環。這就證明：最能容許反對的政府是最能維持秩序的政府。對於這淺明的道理，我們的政府似乎并不注意。學潮擴大之後，在一切現有的法令以外，政府還特別頒布了——「公文旅行」時間僅及一切保障人民自由的法令之萬分之一的——「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我們不必考究這「辦法」的法律基礎如何。我們祇要問：政府可當真是關心社會秩序的維持？

學潮進行中，學生本身嚴守秩序，是眾所週知的事實；學生集會遊行所發生的紛擾混亂，毆打流血，都是法外的干涉以及特殊人物有計劃所引起的結果，也是自甘親的怪象；在此都可以不論。令人不解的是：在學潮之前，有人因提倡國貨而挨揍，而被捕；有人公開「失蹤」；有因糧食漲價引起的搶米，反搶米；這些并不見政府有任何「限制刻到」的辦法去維持秩序。在學潮之後，也有一些反罷課的，請求「肅奸平亂」的集會遊行，并不見政府覺得自己曾經頒布過維持秩序的辦法。那麼維持秩序云云

，其真實的用意祇是禁止異見而已。如果能容許異見是評定一個政府民主與否的尺度，我們的政府顯然離民主的程度太遠。假使政府正式聲明揚棄民主，那也就罷了。可惜自從憲法頒布之後，政府儼然以民主自負；而參加政府改組的政黨也會極力否認因利祿薰心而聊附驥尾，情願讓一歷史去批判它們獻身民主的苦衷；其行徑結果如此，寧不令人寒心！到頭來，「三黨訓政」，固然未免苦了「社會賢達」，倒還不失為一句老實話。如果一與三的關係是屬於數學意義的，那麼看一黨訓政匆匆十八年的情形，恐怕我們還得有半個世紀的訓政。這麼一來，維持社會秩序的辦法也就決不能「臨時」了。

我們只說民主的政府容許異見與反對，並不說它容許革命；因為革命是任何法律所不容許的。不過，由于民主政府容許異見與反對的公開存在，不滿政府的人倒反而不必把政府當作革命的對象了。這就是說，反對政府的情緒如有正當的出路，暴力革命是不致于發生的。觀乎中國政黨政治的現狀以及教育普及的程度，我們不能不認為，歷次的學潮乃是不滿政府的情緒之不得不然的比較正常的出路。我們說它是不得不然，因為除此之外別無出路。我們說它是比較正常，因為學生的行動證明他們并不要暴力革命。學生向政府呼籲，對政府抗議，祇表明學生反對目前政府所施行的政策。他們的做法，目的在促使政府改變政策，並沒有立意推翻政府。這一點我們必須認清。有人以為，內戰是雙方的，學生應該向中共呼籲，不該單找政府的麻煩。關於這，有三點可說。第一，學生是「反對內戰」，既然內戰是雙方的，學生的口號本身即表明是向雙方呼籲的。第二，學生是反對政府以內戰為政策，如果內戰不是政府的政策，這種反對自然落空，不必重視。但事實上，政府禁止這種反對，而祇是歡迎「肅奸平亂」的口號，這就表明向政府呼籲停戰仍屬必要。第三，學生是受着政府的統治，學潮是抗議統治者的政策。中共并不是學生的統治者，教他們如何到中共區鬧學潮呢？（譬如到中共區去請求「肅奸平亂」，會有什麼意義？）我們之所以認為學潮祇是一種秩序的抗議而不是暴力革命其道理也正在此。我們反對在學的學生從事暴力革命。凡是立志革命行動的人應該離開學校，也不必反對內戰，正如到處搗亂毆打而自以為完成「肅奸」使命的人，大可不必惺惺作態，要求和平。在精神上，他們倒都是「同志」，

應該各自到前線去尋找勝利。我們敢担保，全國學生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在這些「同志」圈外的。政府對於學潮的態度與措置也就更應該痛自反省了。

「六二」上午有十幾輛滿載軍士的大卡車，衝鋒槍迫擊砲及其它美式武器一應俱全，整隊地駛進南開大學校園內，巡邏一周而去。這種征服者的姿態是所有身歷其境的人不能忘懷的。我們不明白，在大學裏面為什麼得用這種辦法來維持秩序。政府應該自問一下，這樣子的統治方法到底是代表成功還是失敗？「六二」是平靜度過了，有責任感的人莫不鬆一口氣，但一般的心情似乎并不因此而平靜。繼續不斷的，遍及全國的政治迫害，使人容易懷疑政府要拒絕學潮的教訓。政府好像永遠在對於「意外事件」表示「關懷」，而并不設法使這些事件根本不發生。這種作風是很難得的政策如果要民主，何不想法停戰，如果是要和平，何不讓大家民主一回？學潮大體上平息了，趁這時機政府不妨好好的反省一下，痛下決心，清除各種培養不滿情緒的措施，讓學潮沒有再發的原因。過去政府放過了許多自省的機會；這可能是最後的一次，切不要使全國人民絕望。把一切責任推諉于中共是不智而無意義的，這是得不到民心的下策，好比參加一種競賽，將自己的失敗歸過于對手，并不因此而獲得錦標。我們不奢望政府能積極地愛護學生，祇請求消極地停止一切有形無形的迫害。凡是愛國家愛政府的人應該明白，政治迫害祇有成功的與失敗的兩種：成功的政治迫害是文化停滯的原因，失敗的政治迫害是革命的動力。

六月八日天津

本刊廣告價目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面
	普通	封底	普通	封底	
	一百三十萬	一百五十萬	七十萬	八十萬	四十五萬
					四十萬

刊費先惠。長期刊載折扣從優

中國當前的經濟禍患應由

既得利益階級負責

楊西孟

中國經濟演變到今天的地步，不管在言詞上繞什麼圈子，在措施上變什麼戲法，都是無益的。中國人必須正視當前經濟的現實，不容躲避。

當前我國經濟已走到什麼一個地步呢？簡單一句話是：經濟的若干方面已在崩潰中，並且還在加速的進展着。這可從左列幾方面加了說明：

第一、通貨膨脹已深入崩潰期，接近於貨幣的最後崩潰。我國通貨膨脹，從抗戰算起，約有十年的歷史。在這十年的進程中，通貨膨脹的初期在抗戰後方為時約兩年半，以後自廿九年起便進入通貨膨脹的後期，其中主要特徵之一為物價上漲率超過通貨增加率。在後期中，又有顯著的幾個分段。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約自卅年起，我國貨幣進入崩潰期，也就是說，卅年以後，後方人民對法幣逐漸失去信仰，大家快快用出紙幣並且儘量避免使用紙幣；此時以後，鈔票流通的表面數額儘管加大，其實在價值却是縮小，接近於一個最低限度。卅二年起，後方貨幣崩潰的各種現象更為加劇，而且市場利率跳漲起來追逐物價上漲率，這表示離貨幣的最後崩潰不遠了。

幸而勝利來臨，解救了當時後方貨幣和經濟的危局。勝利後，後方物價曾反跌一下，隨後略又回漲並再保持大體平穩或微漲，為時共約一年又一月，算是得到了一段喘息時間。在收復區，勝利後物價水準，以法幣計，甚為低下，接着便猛漲起來，很快便與內地物價水準略近平齊。

在去年，沿海城市物價上漲還不算太劇（例如上海的批發物價指數，在去年十二月不過為前年十二月的四倍半）。但是約從去年十月以來，內地的物價跟着沿海都市上漲起來，成了戰後全國性物價上漲的開始。內地既會到過貨幣崩潰的後段，而沿海各地在淪陷期間亦會經過更劇烈的通貨膨脹，所以約自去年十月以來，可說是經過戰後一段休息和調整期間之後，全國接演勝利前貨幣崩潰的後段。今年物價的兩度暴漲，以及暴漲中市場的混亂情形等，主要是貨幣深入崩潰期的表現。特別是購買者急求以紙

幣換實物，而出售者拒賣，是表現人們對紙幣的信任已喪失。此外，有許多交易是以外幣或實物計算，而外幣流通的禁止亦形同取消；甚至政府財政的收支亦早有一部份用實物，而發行債券亦以美金作標準。這些都表示大家對法幣的信任已喪失殆盡。

現在發鈔仍在大量的進行着，那末，貨幣最後崩潰是不會太遠了。

第二、我國財政現亦入危險的崩潰境地。這可由左列幾點看出：

(a) 財政上的主要辦法既為發鈔，到了貨幣深入崩潰期的今天，發鈔則發鈔所得的實值愈小，結果財政支出的實值將大為縮小。

(b) 凡徵收貨幣的稅，在貨幣深入崩潰期後，所得的實值亦將縮小。這也使財政支出的實值縮小。

(c) 經過十年的通貨膨脹，社會財富發生重分配，一方面中下階層已經窮苦不堪，而他方面大量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它掌握權勢，控制國家財政經濟。這樣，貧窮的中下階層是再負擔不起國家財政的重負，而特殊和富裕階級是握有權勢，能拒絕對國家財政作負擔。那末，國家財政還有誰負擔呢？

(d) 過去把大量的外匯和黃金浪費虛擲——以極度廉價的方式大部轉移到特殊和富裕階級手裏——到現在，外匯準備快耗光了，而國外貸款却不易得，於是對外支付和物資輸入發生問題。這對於國家財政與國民經濟再加上一層壓力。

由以上幾點看來，當前財政到了什麼境地，是很顯然的。

第三、就物資的情形來說，今年恐怕是抗戰以來最嚴重的一年。這是根據於左列幾項事實：

首先，在抗戰八年中，我國若干地區的農村和沿海的工業受到甚大的破壞。據行政院賠償委員會初步估計的數字，抗戰中我國直接損失即達三百餘億美元之巨（東北各省及共軍佔領區的損失尚未計算在內），其中農

業、工業、交通的有形資本的破壞必佔甚大的數字。勝利後雖經善後救濟的幫助和敵偽資產的補償，但對整個的損失和破壞顯然相距甚遠。也就是說，我國戰前的生產力遠未恢復。

其次，由於通貨膨脹及管制失當對價格關係的擾亂，由於財富集中少數人之手而一般貧窮，由於政府壓低外匯與大量外貨的傾銷，由於豪門巨室壟斷若干行業，我國民族工業，以工廠關閉的數目計，去年已崩潰四分之三以上。甚至由敵偽接收過來的工廠等事業（例如在東北方面），亦受戰爭、財政、通貨膨脹、缺乏計劃等影響，多任其停頓與敗壞。

其次，交通的破壞、梗阻，及運輸工具的不能多供民用，也很妨礙生產及物資的有效利用。此外，長江以南若干省區的盜匪猖獗，對於當前國民經濟的影響亦不小。

復次，今年天時恐將給我們以甚大的旱災。例如『綏遠數月未曾落雨，麥苗多已枯萎，災象已成』（見五月廿六日北平平明日報）。又據報載，河北省主席與臨參會議長日前（五月廿七日）致函行總工作視察團，有云：『河北省境自入春以來，數月缺雨，麥收無望，秋苗亦未能及時播種，目前全省早象已成，糧源奇缺，糧價飛漲，人心恐慌，達於極點，……省政府現在控制五十八個縣市，平均每縣市二十萬人，在本身秋收以前，五個月間，其中非救不活者，即以七成估計，至少當有八百一十二萬人。』這些是何等驚心的景象！

再次，過去國家大量的外匯既已浪擲殆盡，出口業和僑匯亦因壓低外匯率而受到甚大的打擊，並且大量國外貸款和援助亦不易再得，所以從國外運入物資也不能太存奢望。

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大規模的國內戰爭繼續進行。兵爭的地區必然是慘遭破壞（尤慘的事，是兵爭地區也正是旱災地帶）。就是遠離兵爭的各省，亦將因戰爭對國力的重大消耗，而負擔痛切的剝削和擾害。廬舍為墟，一片荒涼的慘象，在華北若干戰場已經實現了。就在遠離戰區的省份和若干大城市中，亦眼見許多人活不下去。饑餓、疾病、自殺、犯罪、鉅額而走險……已經是隨處可見。若戰爭、災荒、以及社會經濟其他方面再惡化下去，中國將成何種景象！

以上是洋國家的觀點，來看當前經濟的實況和可能的更加惡化。現在我們從另一觀點——等級利益的觀點——來看當前經濟。

試把抗戰以來，約十年間，我國財政經濟上的實際措施臚列起來，切實考察一番，看看各色各樣的措施，有那一樣不是維護富裕和特殊階級的利益？財政上的負擔，不管是發行國幣公債，外幣公債；不管是徵收間接稅，直接稅，或田賦徵實；不管是直接發鈔或變相發鈔；不管是對人民的有形徵取，或無形徵取，法以內的徵取，或法以外的剝削；也不管是負擔上的歸着或轉嫁——有那一樣不是實際上維護一個特殊和富裕階級的利益而傷害其他階級的？再從外匯和黃金的運用來說，在一貫的低廉價格之下，已經把鉅額的外匯準備耗費光了，結果是若干特殊人物的國外資產大為增漲。再看通貨膨脹下低利的貸款，實際上肥了什麼樣的人？物價管制和取締囤積居奇，何曾摸動過真有勢力的人？許多的管制和禁令，實際上那一樣不成了特殊人物的上下其手的機會或攫取暴利的手段？多次的重大案件，一時雖亦表示懲治大貪污，但那一次打着過大虎？更特別的，若干擁有雄厚勢力的企業，實質上說不清是國營或民營，而是特殊人物控制下的特種經營。這一切，就階級利益看，是很一致的，也很鮮明的。

實際的措施之外，還有一些口頭上和措施上的敷衍、支吾、和幻術。例如動用國人外幣資產，幾年以來，始終在文字上和口頭上做樣子，實際沒有動得分毫。又如舉辦財產稅，也僅於應付某種會議時提出來表示有了辦法，事後便擺在一邊，遇有質詢時再找些話來搪塞便罷了。至於措施上假名變質的辦法則頗能迷惑一般的人。例如今年發行短期庫券與美金公債，既訂明可作抵押和保證準備金，則結果很容易轉變為法幣和信用的膨脹。像抗戰初期的國幣公債轉變為通貨膨脹一樣。這即是說，這樣發行公債和庫券以收縮通貨，是虛幻的，實際上還是通貨膨脹。又如出賣國有資產，由國家銀行承購，而發行大量通貨，表面上是財政上有了出賣資產的大額收入，而實際上權是國家的資產由政府轉到那本帳，歸終還是增發通貨。這些敷衍和戲法，是做場面，實際對既得利益階級是不動絲毫的。

特殊階級的利益梗阻着國家財政經濟的改革，這已為國人逐漸認識。現在引最近參政會中對財政的一些坦率的質詢，以見一斑。『今日我國之

官僚資本家，即法國革命前夕之貴族政府。應以強制手段讓孔宋二家拿出錢來，解救國家之危機。『財產稅未舉辦之原因，恐不是技術問題，而是階級利益關係。』『建議由監察院組財政金融積案清查委會，調查孔宋豪門資本活動情形。』『當局曾有令，調查孔宋所辦之中孚揚子公司情形，調查結果如何？又在限制進口辦法公布後，中孚公司尚購進吉普車千輛及冰箱無線電器材等無算，其外匯何來？』『不舉辦財產稅是向豪門資本投降。』以上各項質詢和抨擊，係根據五月廿四日上海大公報所載前一日參政會中余植秋、伍純武、王孟鄰、黃宇人、張潛華諸位參政員的言詞和主張。

不過這些抨擊仍然不會發生實效；特殊階級憑藉其權勢仍然是強橫，緊緊的扼着國家財政經濟的命脈。

這個特殊階級的權勢如此強大，它已使中國社會的結構成一畸形，而且一切制度都要以這一階級的利益為中心而加以解釋與運用。例如在抗戰期中，由於富階級不負抗戰費所引起的高度通貨膨脹，曾經陷我國於危險的境地，當時幾位朋友和筆者曾聯名發表文字，主張擬定富戶名單向富戶強迫借款並舉辦財產稅；其時政府方面不肯接受，而且由負責管制物價的最高機構——國家總動員會議——的代理秘書長發表聲明（見卅三年五月廿一日重慶大公報），認為我們的主張不合『民主精神』。再看今年五月廿三日現在財政當局答參政會的質詢時說的『民主時代，財部無權自由徵稅，有錢者之頭上無字，財部不能任意向人要錢，不出錢者不能拘捕。』（見五月廿四日北平世界日報）。這裏又提出『民主』來。原來『民主』是作如此解釋，如此運用的。那末，何不命令公布民主二字的定義，定為：凡合於既得利益階級的利益的事情就是民主，否則為不民主？不然，大量發鈔便是一種苛烈的徵稅手段，財部何以又有權無限制的使用？豈不是因為這一個手段是傷害中下階層（特別是薪餉收入者），而於特殊階級有利無害嗎？至於鄉村農民和小本經營者所負擔的苛捐雜稅，攤派剝削，壓榨他們到生存線下，他們頭上何嘗有字，何以向他們要錢、要物、甚至要命、都作到了呢？對他們就不談民主了嗎？民主二字如此，其他如『國營』，『民營』，『民生』，……等等名詞又何嘗不是作類似的解釋和運用呢？

這個既得利益階級對於國家財政經濟的控制，是很顯然的；他們的貪婪與殘忍，比之兵禍和天災，是具有同樣的真實性的。討論中國經濟問題，必須正視這一個大現實，不容躲避。

在前面第一段中，我們從整個國家的觀點，指陳當前我國經濟在若干方面已在崩潰的階段中。就中如通貨膨脹已深入崩潰期，財政亦入危險的崩潰境地，而物資的情形是抗戰以來從未有過的嚴重情形。若任當前情形繼續惡化下去，將有千百萬人活不下去了！

在前面第二段中，我們從階級利益的觀點，指明既得利益階級控制着國家的財政經濟，他們的貪婪與殘忍，比之兵禍與天災，具有同樣的真實性。

從這兩個觀點所見到的經濟現實，好像是兩種現象，但實際上兩者有大部份是相結合的。例如政府財政之走到今日的危險境地，主要原因是富階級不負擔政府的費用和貪官污吏的中飽營私。又通貨膨脹之深入崩潰期，主要也是由於自抗戰以來富有階級不負擔戰費和政費所引起。再國家外匯的虛擲浪費，民族工業的倒閉，以及由於通貨膨脹和財富集中等所引致的種種社會經濟不良現象，也直接間接大部應歸咎於既得利益階級的作祟。就是今日國內的分裂和戰爭，從經濟的觀點看，也可說是既得利益階級的無限貪婪有密切的關係。試觀今日的世界，有那一個國家不為貧苦大眾謀福利，讓大衆能活下去？而且各種程度的社會主義正在這個世界（特別在歐洲）抬頭和實施。獨有在貧窮的中國，竟讓少數人積聚駭人聽聞的巨額財富，而絕大多數的人淪為赤貧。在這樣的國度裏，從何保持統一與和平？

既得利益階級對於當前中國的禍患，是要負很大部份的責任的。只有抗戰所給予中國經濟的傷害和天時給予農村的災荒，可說與既得利益階級無關。但是那個階級的自私，既陷抗戰時的中國於危境，則抗戰中直接間接的損害也就因此而超過其應有的地步。並且那一階級既奪取大量國家的外匯，則因缺乏外匯而難以向國外購買大量糧食與其他必需物資，勢必使救荒，救窮，以及恢復生產等事發生困難。這樣說來，既得利益階級，對於中國經濟的各種禍患與困難，幾乎無一處能完全脫掉干係。

打破既得利益階級對國家財政經濟的控制，沒收貪官污吏的財產，並重徵富裕階級的租稅，便可以停止通貨膨脹，挽救財政，平穩物價，並轉變人心。這樣可使救災與實現國內和平較為容易。若能先實現和平，再謀經濟的改革，亦是一途，但恐不很切實。至若一任事態的流變，讓經濟繼續敗壞下去，則將有千百萬的人民（特別在華北）活不下去，而且國家的

世界各國教育普及之比較觀

陳友松

元氣還要大傷，貽後代以莫大的負擔。無論如何，今天我們必須拿出勇氣，正視當前險惡的經濟現實，圖一番割治（對既得利益），消弭（對國內戰爭），和補養（對災荒及經濟上的各種傷害）。

六月四日於北平

勵行教育普及及是國父的遺教，是人人都應有的教育機會，是聯合國文教的九大方針之一。這是當前的極重大的問題，我國自興學以來，始終未曾實現這個理想。據本月的學齡兒童統計，全國包括台灣有六千七百萬，而在學者不過二千多萬人。四千五百萬十二歲至十八歲的青年，祇有不過一百三十萬人在學，十八歲至二十二歲的青年，最多也祇有十一、二萬人在高等教育機關，距普及的理想甚遠！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俗話說人比人氣死人！我們何妨比一比全世界各國的教育普及情形，叫我們知道到底落後到什麼地步，知道教育普及與國運之關係，然後猛省起來迎頭趕上人家。

比較教育專家目前祇能應用統計作量的比較，至於各國教育普及的質的差異當然是很大的，在標準未有具體化以前，我們祇好在量上比一比，現在已有方法求出以下三種百分比：一、六至十三歲兒童就學百分比，二、十四至十七歲兒童入中等學校百分比，三、十八歲至二十一歲歲入大學百分比。世界上有一百零九個國家與政治單位，都可以用此準尺來比。這一個統計表是美國愛俄瓦大學何一德博士精心之作；筆者本年也曾將戰後五十四個聯合國的中小學學生在學的百分比，全國人口與學生數比例，各國的國民所得以及與教育經費佔預算百分比，作一比較表。把這兩個表（從略）拿來研究一下，我們對於世界各國教育普及的情形，得着許多重要的結論。

一，各國的經濟生產能力之增加，表現在國民所得的增加，是與教育

普及之增加成正比例的，最富的幾國和最窮的幾國比較如下：

國別	全國人口之大中小學生數百分比	每人平均所得（以美金為單位）	中央教育佔總預算百分比
美國	二一	一一二〇	二六
蘇聯	二一	六九一	一九
聯合王國	一五	五六〇	一〇強
加拿大	二〇	四七五	二〇強
澳洲大利亞	一八	三六〇	一一
中國	四	一一（或一四）	三・三
印度	四	一六・八	六
墨西哥	十	三一	十五強
智利	十二	八八	十九

二，教育愈普及的國家，教育經費佔中央預算的百分比愈高，美國的中央預算應拿各邦的預算來比，因為中央是不主管教育的。

三，一百〇九個政治單位中，有四十九個有人口在五百萬以上，全世界共有六至二十一歲的兒童與青年六萬萬九千一百萬，其中祇有二萬萬零七百萬在學校做學生，所以全世界平均祇有十分之三的兒童與青年入了學，算不得普及，二萬萬零七百萬學生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小學生，百分之十三是中學生，百分之一點六是大學生。

四，關於「最黑暗的非洲」，我們得了一個新的認識，但比起亞洲全

部來說並不算落後。亞洲的兒童與青年祇有百分之十四點六在學，拿埃及來比中國，尙勝一籌，埃及全人口有百分之六六學生，而中國祇有百分之四四學生。拿南非聯邦來比，他的每人口所得有二百一十美金，而文盲只佔百分之五十二，但全人口在學者有百分之十，約二倍半於中國。亞非兩洲擁有全世界兒童三分之一，共計入學者祇有百分之十四點二，其中不到百分之十二的學生能升入中學，而在美國則有百分之二十六能升中學。

五，表中證明美蘇教育普及佔全世界第一，澳洲大利亞在小學階段已趕上了，然而在中等和高等教育，則仍瞠乎其後。加拿大在中小學教育上可以與美蘇抗衡，然而高等教育則又是落後的，除了英領各國及英本國以外沒有一個國家能趕上美蘇兩國。

專拿美國來說，教育是：『美國的魔術』。美國教育家自稱美國人種並非優於他國，自然並未特別優待美國，政治組織也與許多國家一樣，比起若干國家他並無氣候與地理上的優異條件。然而他比其他國家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對教育的信仰，他以全力普及免費的中小學教育，並大量資助有才智的青年升入大學研究院；百餘年來的成績是這樣，在戰時他擁有科學家與工程技術人才至少五十萬人。全人口中有大學畢業程度者三百九十萬人，有中學畢業程度者二千多萬人；像這樣他發揚人民的才智之衆，是世界史從來未見過的。他的國力，就是建立在教育基礎上的。他對教育的信仰，一年增加一年，所以他的生產力是舉世無敵的。美國人自己承

認教育是他們最偉大的事業，而且說：『他國每每尋找美國強盛的祕密，偏偏閉着眼睛看不見這個簡單的真理，就是美國把教育當了國運的主要工具。我們美國和別國的主要差別，就是我們對教育有不屈不撓的信仰，視教育爲人類改進社會進步一切辦法中最大的辦法。』

六，看看全世界教育現況，還有其他可注意之點。一國如有貴族與封建的階級存在，則社會大眾的教育必被忽視或減縮。一個社會不重視階級時，他的教育必愈發達，例如蘇聯即是。美國教育家甚至說：『不到一百年內，如果民主國家不努力前進，蘇聯將會在教育與學術上成爲全世界的領導。』

七，南美洲已對教育之重要覺醒了，墨西哥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最後我們把中國和五十四聯合國比一比，我們的國民所得（每人口），在所得統計的四十國中，佔三十九位，僅強於阿富汗，尙不及印度；我們的文盲若據實際觀察，無論如何不少於百分之七十，佔有此統計的四十國中第三十五位。文盲佔人口百分之二十以下的有十七國，小學生在學的與全人口之比例，只有哈西提、印度、伊蘭、伊拉克、四國比不上中國，所以初等教育普及的程度，我們佔第五十位。至中等教育則佔四十九位。所以我們名爲五強之一，其實是有至少四十個國家在竊笑我們。

我們還不自覺嗎？胡適之先生說得不錯，『我們今後必須要堅決地信仰五千萬失學兒童的救濟，至少要比五千架飛機的效力大五萬倍！』

猜不透上帝的意志

——美國人性格之五

觀

五月九日的 The Spectator 周刊上，Guntler Stein 發表了一篇「

迷惘的美國」。他說美國在這次大戰之後因爲生產力的增加，差不多比較戰前加了一倍，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大大的提高了。鄉村裏的普通農家一年的平均收入已超過二千元。我在美國時曾打聽過，在戰前一個一年收入

在八百元一千元左右的農家已算是小康之家了。所以現在他們手邊的錢確是多得多了，雖則物價也在漲，一片繁榮的景象是很顯著的。可是 Stein

接着說，這片繁榮的景氣帶來的却不是欣欣向榮的愉快和滿足，而是恐懼和不安。據他的觀察，上自企業家，下至工人農民，都在擔憂，這繁榮可

費孝通

能走來疊花，怕不久就會有經濟恐慌要發生。政府裏的要人們愈是「開騰」，民衆也愈覺得恐懼得有根據。

Stein 並沒有說美國經濟是否真的不久會有恐慌發生，其實誰也不敢預測，除了算命先生；人類歷史中的小波動確是難說的。不過他所描寫的那種普遍的迷惘的心情却是事實。美國人爲什麼這樣神經質地在繁榮中會担憂起恐慌來呢？有人說這是因爲在上一次大戰後美國人所受經濟恐慌的打擊太深了的緣故。一個吃過苦頭的人不會忘記痛苦的經驗的，所謂杯弓蛇影，草木皆兵都是這樣發生的幻覺。但是這次大戰和上一次大戰究竟並不是如法泡製的一帖藥。而且有了一次經驗正可以及早設法，更有把握來應付可能的覆轍，學了一次乖，不是更有一點保障了麼？美國現在那種心情的不安還有着更深刻的痊瘡。關於這方面，Stein 是沒有講到的。

美國人的骨子裏還是充滿着清教 Puritan 的精神。清教徒的信仰裏有着一個嚴厲的上帝。他是整個宇宙的舵手，駕駛這萬有的大船，向着至高的目標進行。這個目標是什麼呢？在其他宗教派別中是要求說明的，他們依賴先知，直接和神交通，啓示給芸芸衆生。清教徒却不然，上帝既是全能全在的，他可以直接在給每個人的賞罰中表示他的意志。他會給合於他意志的人具體的恩賜，他可以給違反他意志的人嚴厲的刑罰。生活上的順利和繁榮就是恩賜，事業的失敗和破產就是刑罰。於是清教徒依賴先知或其他權威來猜測上帝意志的企求一轉而把眼睛看到了現實的生活。同時也把日常生活作成了測驗上帝意志的指數。他們在現實生活上加上了一層宗教的意義。

他們並不是說，一個衣食豐裕的人是個好人，而是說好人一定會衣食豐裕的。衣食豐裕是上帝所給的，上帝祇會賞給配受恩賜的人。普通觀察者都得到美國人是最主張自助天助的原則。一個自己不想求上進的人是道德上有缺陷，上帝會降下災難，使他受苦，人怎能對這些上帝所不喜歡的人予以援助呢？美國在社會保險這一類事業上是永遠帶着一些懷疑的。窮貧由於自取。很多人反對羅斯福的新政是爲了新政養成了人的依賴性，使上帝對每個人賞罰的機構受到了阻礙。

清教徒是勤儉刻苦，生活很嚴肅，不住的自省，像是在替上帝記賬。我在以前的幾篇文章中曾分析過美國社會背景，說明了他們怎樣會發生那

種競爭的心理。這心理和他們的宗教信仰是配合得十分密縫的。他們競爭，比別人順利，有辦法，更富裕，那就表示他們更能得上帝的寵愛，因之，也必然是更好的人。物質就是道德。

在一個機會豐富的社會裏，各人可以不必靠劫掠別人來謀自己富裕的經濟裏，這種信仰多少是有客觀根據的。勤儉的人起了家，懶惰的人破了產，天道恢恢，賞罰不爽。這種信仰對於一個順利的人是有鼓勵的，但是對於一個失敗者却不然。如果成敗的原因果真出於自己的錯處，自可以藉此自己檢點一下，如其並非出於懶惰或疎忽，情形就不同了。不幸的，美國在上一次大戰之後容忍競爭的開拓機會已經減少，成敗已經不是個人的能力或道德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制度的問題了。那種個人負責的傳統顯然已經不合時宜。但是深入人心的信仰常是出於理性控制之外的。兩次大戰之間的經濟恐慌，會使無數的人受到嚴重的打擊。在經濟上固然因羅斯福的新政而得到了挽救，但是心理上的創痛却不易平復。嚴重的經濟恐慌在每個人的立場來說是事業的失敗，失業之後，大批的人靠救濟過日子。傳統的自信心一掃而光，而且更嚴重的是找不出上帝爲什麼要譴責他們的理由。依清教的教條，這些不幸必然是因爲人犯了罪，但是每個人自問良心並沒有做過什麼錯事。他們如果不能把這責任歸之於社會制度。就不免迷惘起來。迷惘是出於對於傳統道德標準失去了把握，像是一個受到了莫明其妙的刑罰的孩子一般。

一九二九年開始的經濟恐慌對美國人自信心的打擊是空前的。過去幾百年，新大陸的新字不但是指地理上的新，也是道德上的新。自助天助，上帝是嚴厲而公正。他們出兵歐陸是以光明去征服黑暗，正是逼他們祖先出外開闢新天地的黑暗；是以新去克服舊，是進步的。所以一九一八年的勝利，道德的氣息遠過於軍事。威爾遜到巴黎代表的是新世界的曙光。美國在德國的屈服中證實了自己的優越，幾百年來傳統精神的優越。同時也證實了他們祖宗確是棄暗投明，走上了正道。但是上帝却並沒有給這些正直的人應得的報酬，相反的，却是失業和窮苦。上帝是不能錯的。於是他們迷惘了。他們猜不透上帝的意志了。

迷惘的美國會經想把頭埋進沙土裏像一隻鴛鴦。但是在他們並沒有恢復自償的時候，那些在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中渡過早年的孩子們則長成了

被送上第二次大戰的戰場了。我們如果比較前後兩次大戰結束時的心情，可以看出一個很大的差別。一個避免「思想問題」的戰爭必然避免不了勝利時道德上的迷惘，也因之並不能使世界感覺到獲得了新生命的欣慰和愉快。大西洋憲章的道德境界本身已經不太高；不幸的，宣布不久又遭到邱吉爾的蹂躪。我在美國時印象很深的就是在勝利前一年竟沒有人願意勇敢的追問到這次戰爭的目的了。太平洋上的空戰差不多成了足球比賽一般，報紙上競相以各戰鬥員擊落敵機的紀錄來吸引讀者。關於戰爭目的他們覺得祇是羅斯福的事，羅斯福一死戰爭的目的也跟着死了。

這次戰爭缺乏道德氣味並不是偶然的。美國心裏有病。他們在這次大戰之前原有的自信心已經消失，而新的標準並沒有建立。有人覺得羅斯福一死美國怎樣會完全變了面目。其實這並不值得驚異的。羅斯福挽回了經濟危機，但是並沒有確立一個新的道德標準。新政人物是技術性的，並不是人民的導師。羅斯福一死新政人物悄然引退，除了華萊士發表一些演說外，沒有半點掙扎。這就表現了羅氏十多年的執政祇延緩美國經濟的壽命，並沒有在美國人的心底引起一股新的改造熱力。新政死得像羅斯福一樣容易。

美國人道德上的自信力的虛弱使他們並不能安心接受從戰爭裏得來的繁榮。在他們內心，更有着一種不敢說出來的恐懼，這恐懼是新大陸在道德上將要不能再領導世界了，因為有一個更新的大陸在濃霧裏燦爛出現了。美國討厭蘇聯並不止是它的「強大」。在經濟和軍備上美國深知蘇聯在二十年內沒有法子超過他的。但是他們感覺到壓迫，這壓迫不是在實力上。如果美國人有自信覺得資本主義比了社會主義好，或是共產主義是不近人情的主義，他們不必害怕蘇聯會危害美國了。美國在這次戰後像患了歇斯梯里症一般的反蘇，把蘇聯的思想威力估計得這樣高，除非心裏有病是很難理解的。

美國的心病害了近二十年了，還是在上一次經濟恐慌中得的病，一直沒有平復。他們並不能承認在美國之外還有一個「新大陸」。「美國」本來是個理想，是個追求，靠近的目標，如果這理想在道德上是次級的，這目標上沒有了光芒，這些各自奔向前程的美國人有什麼可以繫維在一個社會裏呢？這些來源不同，皮膚顏色不同，興趣不同的一大堆同路人是必須

維持住一個共同目標的。這目標在道德上必須超過一切。可是現在呢？不論是真是或假的，在亞歐方面據說又有一個新大陸了。這是美國人所不敢相信的。蘇聯把美蘇看成兩個體系，所以史大林可以說「不妨並存，更可合作」。美國並不這樣看法，是兩個理想，兩個愛人。理想和愛人豈可攜貳？杜魯門回答說：「並存不得，你得讓我」。從經濟和政治上沒有人能指出美蘇必須衝突的理由，但是在美國人的心理上却有此非理性的病根。美國人反蘇能這樣誇大，絕不是少數「反動分子」可以製造出來的。美國對自己的信仰已經動搖，所以難於有恃了。

美國眼前的繁榮並不能維持人民對自己制度的信心。他們害怕經濟恐慌像鬼一般，在一閉眼之間，會突然出現。羅斯福把「沒有恐懼」列入四大自由之一，誰知道這次戰爭非但沒有在這世界上實現這「戰爭目標」，反而把美國也拖入了這恐懼的苦海裏了呢？

在太平洋這岸看過去，美國雖則在經濟繁榮上打出了一個記錄，但是他們在心理上還得安定下來，這繁榮才不至真的成了曇花一現。鬧鬼的，鬼真會來找上門來的。

提高稿費 (第六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七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國幣二萬元至二萬五千元，此啓。

- 一、本刊稿費，三十五年五月(籌備時期)至九月十五日爲千字四千元。
- 二、三十五年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月底爲千字四千至八千元。
- 三、卅五年十二月一日至卅六年一月月底爲千字八千至一萬元。
- 四、三十六年二月一日至三月底爲千字一萬至一萬二千元。
- 五、三十六年四月一日至五月十五日爲千字一萬二千至一萬四千元。
- 六、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至六月三十日爲千字一萬五千元至二萬元。



司官的清不打



音之外牆



怎麼，還站得起來？

方



北疆戰局的背景及展望

本刊特約記者(甲)

突來的消息

(觀察迪化通信)內地人士看到報紙上刊載中央社迪化九、十兩日的電報，關於新疆奇台縣北部的防禦，也許會驚駭與奇異，因為這個消息來得太突然了，突然得令人難以捉摸其究竟。實際，新疆省自去年和平條款簽定後之不久，奇台北部的阿山區便開始有戰事，尤其是今春，戰事益繁，但這只是阿山區土著居民——哈薩克族自己鬧紛紛，與省府方面毫無關係。到了本年五月，以烏斯滿專員為首的反赤勢力，被以達列里汗台吉(省委兼衛生處長，但發表以來，彼從未到任)為首的親外勢力驅逐到阿山迪化

二區交界的北塔山來。北塔山是過去新疆通阿山與外蒙的要隘，也可以說是新疆東北部的屏障。迄民國七年阿山劃入新省，素來戢兵的揚增新氏也未嘗撤去北塔山的防務。此次阿山哈族，逃入北塔山後，仍不時遭受達列里汗一系的襲擊。我奇台、孚遠、木壠河等地的守軍，對哈族內部的變亂不能不密切注意，因為奇、孚兩縣北面是一片沙漠(即將軍戈壁)，很容易越過。本年五月間果有來路不明的軍隊向我守軍進犯，以後且有飛機前來掃射轟炸。不過軍事上的消息，政府未宣佈，我們也不便發表。這一次事件更形擴大了，記者願以所知，報導國人

盛世才為淵 歐魚

阿山區的主張居民是哈薩克族，他們都過着游牧生活。不過西一帶的哈族，有許多兼事農業，文化較高，東山一帶的哈族，事農者極少，文化也低。所謂東山是指富蘊、青河、烏河及福海之一部，西山是指承化、布爾津、吉木乃、哈巴河四縣。哈族人雖性情浮動，喜以劫掠來點綴生活，但他們的大部份還是願過安定生活的。他們的經濟與習性都促使他們不願在游牧生活之外，更不願改變生活方式。游牧生活是我們一般哈族人看來，但白一寧願住在常移動的毡

房子蓋，而不羨慕我們的高樓大廈。因此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總懷着恐怖的心理，無論蘇聯怎樣宣傳他在哈薩克斯坦給哈族人作過多少好事，但是哈族人對之總是不安的。尤其是像哈族這樣有宗教信仰的人，對社會主義真是望之生畏，也望之生恨。蘇聯為了控制借大的哈薩克斯坦所用的各種經濟手段，外人不易知道，住在新疆的哈族人，有許多是親身領受過的，所以盛世才的親蘇與招請礦業考察團到伊犁，阿山來，在哈族看來，無異是赤化的先聲，無異是剝奪他們生活與信仰自由的前奏，而盛世才的特務在阿山所進行的切，更在逼民造反。二十九年遂起過兩次變亂，(其較詳細的經過，請

參看觀察一卷十四期，新疆變亂記略專輯)現在的阿山區專員烏斯滿便是阿山第二次民變打鏢出來的英雄。第二次民變的首領都于投降政府後被解往省城，獨有這一個平民出身的烏斯滿與蘇來曼等人逃避于新蒙邊境，在那裏，他漸漸吸收不堪盛世軍警壓迫的老百姓，伺機再發，而恰在此時，盛世才掙脫了他的第一個主人。宇宙間常有這樣矛盾的事，即甲乙本不相容，但在某種情況下却暫時合作來對抗丙。烏斯滿當年亡命邊隅，縱然是為了反赤，但轉形而未變質(這個質並不是赤，請讀者注意)的盛世才政府對這些亡命之徒，依然搜索。盛世才會經反赤，而是恐怕他們再舉，違害

他的政權。可是這樣一逼，逼得烏斯滿不得不另外找生路。在一般人，活與信仰的比重總是後者輕于前者的。在外蒙這一方面，縱然知道烏斯滿等是反赤的，但是也未始不可利用他來向新權上一枚威脅的棋子。他們的勾結開始于三十二年五月，那時烏斯滿正在庫爾吐(青河境內)。同年九月外蒙官員迭木布等派代表來遊烏斯滿派代表往蒙境，有所饋贈，以後便有交易武器的事情發生。它的詳細經過這裏不便細述，烏斯滿的勢力也就漸漸大起來。三十二年烏斯滿的部屬重新組織，並成立哈族復興委員會，開始向省軍進攻，青河一役，即有飛機助戰。到該年年底青河與富蘊兩縣便全部落在他們的手裏。

烏斯滿的武力日強，曾四次進攻阿山首屆承化，不過軍事指揮權已漸落于達列里汗台吉之手。達列里汗過去也是反赤的，三十四年忽在承化失蹤，三十四年竟出現于東山，作了烏斯滿的助手。歷次進攻承化軍事都由他統率，在職權上時常和烏斯滿起磨擦。烏斯滿的嫡系如馬那提、蘇來曼、奴爾禾加等之子三十四年春投降政府，便由于此。到該年九月，阿山被達列里汗與塔城東去之變民攻陷，西山的大權，便落在達列里汗的手裏。烏斯滿雖到過承化，但不久又回東山去。阿山的農田本來極少，歷經變亂，牧畜的生殖保衛又受影響，因此阿山的民衆雖把漢人勢力消滅了，而自己却無法活下去。同時達列里汗的政治作風，和當年盛世才的專橫特務差不多。哈民的性情最浮動，有的路往孚遠、奇台等地投靠政府，烏斯滿本人與其羽

阿山陷落後 哈族漸分化

三十四年一年間

際也感受了幻滅的悲哀。去歲六月和平告成，烏族在省府中僅有二名委員，在伊、塔二區毫無地位，他們更意識到這一次的流血完全是受伊方利用了，阿山內部遂有反伊的舉動。但是達列里汗却不同意反伊，達、烏兩大勢力便開始由磨擦而衝突起來。等到額敏事件（烏敏維氏殺害涂禹則事）發生，全疆大部哈民對伊方更形不滿，烏斯滿的反赤思想再度萌芽，以軍事向達列里汗進攻，並派代表督省向政府請援，因為他是和平功成時政府任命的阿山區專員。但政府這方面度境極難，對烏斯滿縱然有援助的義務，但礙于對伊方的關係，也就不能有任何表示，至多不過進行調解罷了。張兼上席治中于去歲某次公開演講中，便提及阿山派代表來迪的事。他為了避免伊方省委的誤解，曾說阿山派代表來，都讓阿和買提江副主席去接頭，表明政府決不願廢棄和平

，不願于地方各系派中有所厚薄。本年一月以還，阿山內部戰亂日大，張兼主席自京返迪後，省府例會，曾通過派視察團，由鮑爾汗副主席率之前往承化，調查並調解軍事上的衝突。但格于種種原因，視察團未能出發，政府僅撥去數千萬款子救濟地方民衆。到了本年三月，烏斯滿的一系，曾從東山潰退，到五月初，乃退入迪阿交界的北塔山。省軍為了防衛地方與交通上的安全，對此加以監視，汛地上守軍竟遭受作

爲達列里汗主力的外蒙軍隊之襲擊。

北疆戰局展望

新疆自從伊寧事變以來，歷史的前途有三條：掙脫祖國，併于蘇聯；掙脫祖國，十著人民建立獨立國家；在中央協助下建設成爲中國西北部最堅強的一省。這三條路，第一條走不通，蘇聯的對外活動決不這樣愚蠢，在目前，它的目的只是在控制新疆，而決不願冒大不韙來吞併新疆。

但是在新蘇作反祖國運動的人却認爲西方的力量是不可以估計的。第二條路，向之邁進的人倒很多，但這要着中國內部的政局發展到什麼階段而定。如果國家還未崩潰，走這條路的人也不會違其預想。即或不幸，國家再無餘力來統治新疆，以新疆目前的條件講，也不會建立起獨立國家，結果，不歸于楊，也歸于墨。第三條路在目前也是很難的。國家很少有力氣來向新疆貢獻。計劃與想像如果沒法子來實現，對事實是沒有幫助。

新疆問題之馬上不能解決，也正因爲這三條路都不易走得通。最近幾個月，代表上述三種思想的鬥爭已走上報紙與公開言論裏，鬥爭明明無疑地促使鬥爭尖銳，而麥斯武德氏的登台，更加强了各思想系派的鬥爭氣勢。烏斯滿一系所代表的勢力是傾向政府的。全新疆多數哈斯同胞也都站在政府這一方面。但這並不是由于政府的拉攏，實在是伊方的政治工作太過激，太笨促成的。他們排除哈薩克人，屠殺達列里汗，在阿山仍施行高度的恐怖特務政策，在各地煽起反哈族首領的運動，這對他

在陰謀與魔術導演下看新疆的前途

本刊特約記者(乙)

（觀察迪化通信）新疆自經過「二、二五迪化事件」以後，表面上似乎進入了靜止狀態，然而其影響所及，直在向大山南北作波浪式的擴延，下面所記，就是這些餘波的顯著表現。

一位維族青年的話

五月十二日新疆日報漢文版，登載一篇「在陰謀與魔術導演下看新疆前途」的維族人的

演下看新疆前途」的讀者來書，作者安尼外爾阿不都拉，係維族青年，原稿爲維文，他原擬送維文報發表，後恐拒絕，故寄漢文版。其用意是「讓你們知道大多數的維族人的真正

的共同意見」。他說「這幾個月來，多事的新疆，更瀰漫着一片愁雲，好似暴風雨即將襲來的樣子，……我們真爲新疆的前途着急。」他接着指摘新疆日報維文版「讓你們知道大多數的維族人的真正」的言論，「幾乎沒有請看阿塔伊三區的現狀吧，那簡直是人間地獄，但是他們却偽裝爲民主的天堂，政府要團結，他們却拚命的主張分裂。他們對外揚言，要把維文版變爲蘇聯革命時代的火星報，他們要以星星之火，造成燎原

之勢。根據這幾個月來的情形看，維文報是不折不扣的朝着這個方向走。他最後指出少數暴烈份子想拿蘇聯做幌子做靠山，以恐嚇政府欺騙人民的陰謀與寬術，是不應該而且是不可能的。他說他是一個維族人，他承認過去政府的統治方法，容有許多不合之處，但他認為新疆不夠獨立資格。……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應該牢牢的認定中國是我們的祖國。今天我們所要求於國家的，是自治，是高度的自治，在國家的保護下，同樣的享有政治經濟上應有的權利，只要這個目的實現，我們就滿足了。今日維族人裏，作如此想法的，確是絕大多數，只可惜他們在暴烈份子的譏諷（漢族走狗，黑大爺尾巴）與威嚇（桐麻、毆辱、暗殺）下，得不到法令的保護與支援，他們的聲音是十分微弱的。假若我們在去年七月一日省府改組後，根據和平條款與施政綱領

，嚴格執行，讓比較公正的維族人士，在組織保障的支援下，出頭說話，顯身做事，今日的新疆局勢，決不會如此的紊亂。然而時機已經錯過，了！這位維族青年安尼外爾阿不都拉先生的勇氣，真可佩服，可是對於他今後的安問題，却令人擔憂（聞集已於投稿後之第二天赴蘭州）。

南樑一盛會 和加尼牙子 公 葬

四月六日上午十時，維哈族人三十餘人，在鮑爾汗副主席領導下，舉行前子公葬典禮於南樑近郊八戶樓。張兼主席治中特贈新幣五百萬元，以示悼念。考和加尼牙子於民十九年發難於哈密，並引甘肅馬仲英入新相助，一路破殺，於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喀什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宣佈綱領三十條，以殺盡漢人脫離中國為主旨。南樑漢人十九死於他的大頭棒下。後與馬仲英反目，第一次出現於新疆人民眼前的「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壽終正寢。盛世才復利用其勢以壓倒馬仲英，又以副主席地位誘殺和加尼牙子。十六日八戶樓附近人山人海，鼓樂喧天，少數漢族居民，閉戶不出，追悼會上，負責人痛述過去黑暗專制的漢人統治，殺害了他們的民族英雄。嚴肅的宗教儀式中，人們沉浸在回憶裏。今日新疆省政府內，尚有當年與和加尼牙子同事的要員，雖然事隔十四年，歷史的啓示，還多少有些效果。

兩個青年團

今日新疆情勢的紊亂，癥結在青年問題。在座談會上聽過政府或是在文字上經過盛世才十二年的「六大政策」教育，青年人的理想，早已走在社會現實的前面

。復經一段「老人政治」，青年的苦悶與抑鬱，愈益嚴重。伊寧事變的爆發，與此關係甚大。現任新疆省政府教育廳長張福鼎，就是事變期中的青年團團長。當日軍政大權，實操於青年團之手。張治中至之初，對青年問題確曾十分注意，幾次舉行各族青年座談會，讓他們發洩，並採納他們的意見。同時要艾沙籌備三民主義青年團新疆支團。時任行轅參謀長的宋希濂將軍曾說過：「只要我們能把住新疆的青年，使他們走向一條正確的道路，新疆前途是樂觀的。」他也與各族青年周旋，想法連繫。此後政治陷於被動，一切不能靈活運用，對於青年問題，也是一樣。凡是與伊寧方面有關的青年，在機關裏，在社會上，都是天之驕子。在座談會上罵過政府或是在文字上做過激烈宣傳的人，就馬上召見或飭送。一般比較中和的青年，在他方譏笑怒罵之餘，早已不敢開口；不做聲，就活倒霉。於是原來中和的人，也轉為激烈了。當局的做法，好像似在鼓勵青年搗亂似的。記得有個叫哈米提的烏孜別克族青年，他原任軍校警校教官，宗教信仰與民族成見，都相當淡薄。伊寧方面的青年團，發出了要幹他的謠言政勢。恰巧他隨南疆視察團任翻譯返迪，眼看著他的同班同學依不拉引吐的爾，本領不比他的高，只是他是一汗騰格里社的社長，做過幾篇有民族意識的文章，同自南疆歸來日，即得著主席的慰勉和借貸（商業銀行的支票五百萬），哈米提就乘輿在座談會上發表一篇「和平政策未過達板城」（南北疆分界處）的激昂演說，攻擊南疆的軍政，向伊寧方面表示「轉變」，他現在已是維文報的秘書了。

至於艾沙所領導的青年團，今年二月開始開辦，目前注重服務工作，已引起了社會的注意與好評。然由於他心理的脆弱與過分穩健，對於中心的工作，不能大刀闊斧的積極展開。苦悶，抑鬱，道德的新疆青年，事實上不能等待他了。伊寧方面的青年團，早已如火如荼地進引，除伊塔阿三區已組織成立外，同時又利用省府發給伊寧的公費，派人帶錢大批的奔向南疆各地。在今年春初，已有團員三十萬了。四月間「青年團主席」賽爾都拉向省府呈請准其在全疆各地正式組織「東土耳其斯坦革命青年團」，暫行簡章共六章五十四條，第二條「東土耳其斯坦革命青年團是聯合凡生存在東土耳其斯坦領土上的青年使之養成民主精神為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光榮前進及發展優秀知能為最高目標而奮鬥」。第三條「東土耳其斯坦革命青年團是一種政治團體他站在民主最前線獨立行動」。第五條「革命青年團是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尤其是各青

變了色的 新疆地圖

前年迪化吃緊時，伊寧軍隊抵達綏來近郊，與國軍隔瑪納斯河相守。此種形勢，一直維持到現在。最近國軍在綏來圍獲一張二百萬分之一的新疆地圖，上書「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全係維文，綠色，照現行的行政區劃分為十省，京都仍在迪化。四隣為蘇聯外蒙中國與西藏。蘇聯着紅色，外蒙為黑色，

年們不惜所流的熱血而得來的他是保持偉大十一月革命勝利及其擴大為行動」。紀律嚴格，注重軍訓，其組織中央有各種委員會，地方有分部及隊組。此文件已由省府秘書長劉孟純於四月十九日函復賽爾都，批駁四點，要他們好好考慮一下。其實考慮與否，無關宏旨，反正他們已在進行，他們的用意，不過是向省府通知一下而已。

中國與西藏未着色。不知今日的西藏當局，看了這要加國，有何感想？

張治中氏

出巡南疆

新疆因天山橫

中央而成南北疆，南疆與北疆在人文與人文上顯然不同。北疆氣候寒冷，多山原嶺，礦產較富，哈薩克與維吾爾人平分秋色，而南疆少數的漢蒙滿洲，國際交通較便利，思想比較進步，歐化色彩濃厚。南疆地極溫暖，為沙漠絲綢，多農產品，百分之九十以上為維族，實為吾儕人之故鄉，對外交通極阻礙，民極保守，宗教氣味濃厚。伊寧事變以後，南疆社會亦在動盪中。在目前局勢下，南疆可能是規復北疆之根本，亦可為北疆特殊政權之擴張，南疆成了新疆局勢之焦點。省府改組後，特殊集團以對南疆的漢人政治，自縣長民

選南疆五個行政區，先後改調了三個維族任專員以後，漢人在南疆政治上，幾乎完全退出。於是他們又開始攻擊國防軍，說軍隊阻撓了他們的民主政治，先後提出一國軍退出南疆一的口號，而對阿克蘇駐軍當局，尤其攻擊不遺餘力。阿克蘇專員（維族阿不都馬合素木）痛哭流涕的在張治中面前訴說軍人上政的事實。（按阿克蘇為南北疆要衝，三十四年冬伊方武裝力量曾越冰達板南下，屆溫宿，阿阿克兩月有餘，當日守軍趙漢奇團長以少擊眾，死守不退，卒保南疆半壁）。張氏相當為他們的控訴所感動，極力防止地方駐軍預地方軍事。此次張氏的出巡南疆，與此不無關係。張氏於四月十六日專機南飛，同行者有李斯武德、阿合買提江、王曾喜、及沙、屈放、劉特派、李榮榮等十餘人。經阿克蘇、喀什、轉經澤中、和闐、焉耆、庫車等地，為時三週，

於本月九日返迪。張氏在阿克蘇頗為順利，座談會上有人公開反對暴動政治，駐軍與人民合作與辦水利，感情融洽，激烈份子大為膽縮，阿合買提江對他的信託說：「此地政治工作做得很好，不僥你們怕，我亦無從下手。」張氏到了喀什，形勢大異。到喀什三日，民衆舉行歡迎大會，一維族在大會演詞中，直呼張治中而連稱阿副主席，並力數和平條款未實行，要求國軍撤出新疆，喀什成立民族軍隊，邊卡由當地人民防守。張氏除力斥該發言人的直呼其名之不是外，大罵其要索之無理。暴烈份子不得要領。五月六日張氏由和闐馳返喀什，是晚十時忽有民衆五六千人包圍專員公署（張氏行邸），要求張氏張履前次所提各款。張氏令屬武選阿合買提江向民衆勸解，適阿外出，張氏乃電駐軍戒嚴，民衆散去。二時民衆復來，張氏不理。四時阿合買提江返寓，

始向民衆宣稱：「暫不必暴動，過時再說。」民衆散去。次日清晨，張氏由專署移居當年班都護府所在地的疏勒城。駐軍司令部內（距疏附城，城內漢人最多，有城）。八日離喀什飛。十三日發表巡視觀感，略謂民衆擁護國家極為熱忱，水利交通建設至感迫切，而對軍隊紀律大有進步。民關係日趨良好，尤感欣慰。論者謂張氏此行，收穫甚大，對其日後之設施與作風，影響必多云。

新疆前途

三個可能

去年十月二十六日。張治中氏在迪化各族代表千餘人的座談會上，指出新疆前途有三條路可走：第一條是新疆在中國行政區之一，憲法實行後，或為一個自治的省份。第二條是脫離中國獨立，組成所謂「東土耳其斯坦」的國家。第三條是脫離中國加入蘇聯，成為蘇維埃聯邦之一。他指出獨立和加入蘇聯兩條路是不夠格和不可行的，只有第一條路是最光明最幸福的。當然，新疆前途之發展，以及今日新疆人民的想法，是不能超出這三種假定的。目前爭執最烈的是自治與脫離中國而加入蘇聯兩派，真正的獨立論者，雖也大有人在，然他們仍依違兩大之間，最低限度，在短期間內，尚無這種打算。（伊寧方面雖號稱獨立，然他們內心深處，是投入別人懷抱，不必強辯）。真正想獨立者，對於目前局勢之影響，是未知之數。正號乎？負號乎？只看兩者（自治與他向二者）爭取的階段高明與否以為斷。自治派的人數最多，味亦較淳，且人類大多數是保守的，由於歷史的悲劇，五十年以內，它可能佔着優勢。但國防無大變化，而中國又老是這樣沒出息，則老成

凋謝，難免後來居上之局！國人對新疆問題的看法，有的說民族成見重於國際啓示，有的說外面的引誘大於民族的距離，又有的說社會內在的矛盾（包括政治、經濟、宗教、思想、青年諸端），重於外在的兩大因素，因為社會本身的矛盾不得解決，即蘇聯毫不過問，漢族完全撤退，亦將是黑漆一團紊亂到底。其實新疆問題是國際與民族及社會諸種因素所交織結成的複雜圖面，單獨堅持一而，都不能得到問題的真相。不過在現行的開明政治下，儘管還有人掀揚民族仇恨，提倡民族革命，然眼看見兒都自家家人，已引不起大多數的同情，民族因素的重要性，勢必漸漸減低。外交因素在目前國際局勢上以及現行的中國外交政策上，確有其的嚴重性。但這只是在尋求解決問題之初步為然，並非問題的決定因素，因為友邦是決不會用大力來對付的。至於社會內部

的政治（政權與教權的對峙）經濟（土地與財富分配懸殊）宗教（阿洪的腐化）思想（社會主義與封建勢力之對立）青年（與阿洪的對立）婦女（的解放）諸般矛盾，確是基本的難題。假使這些問題得到解決，使之平衡，則雖有外在的刺激，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因此：民族問題不必過份估計，着手解決問題之初，必求避免外交上的阻力，而以獲得社會的平衡為最終目的。求其，我，並非操之於人，希望繫於中國有不有辦法，我們肯不肯有作為。陰謀與竊術，成不了像樣的局面的。新疆問題與絕對悲觀樂觀的道理。

（五月十四日）
編者按：此文寄到已久，因學潮發生，通信稿件奇擁，延至本期始克刊出。

麥斯武德長新後的新疆局面

本刊特約記者(甲)

(觀以迪化通信) 由於新疆省政府主席的更易，政治鬥爭已日趨明朗，東土耳其斯坦主義者與突厥主義者開始短兵相接，新疆今後的命運雖未必決定于此一鬥爭的勝負所在，但它至少會影響到新疆的整個局面。

新疆應交給新疆人

張治中將軍回到新疆來，他會發覺他過去一年間的努力，所收到的效果實在太少，他的坦白與誠懇，並未喚起東土耳其斯坦主義者的信賴，反之，社會秩序與人民思想却若以前之安定與單純了。這還是新疆人民沒有接受民主政府的程度呢？抑是政府的措施未能符合新疆現況，而愈

理愈亂呢？這是當前問題的中心，必須了解，也應該了解。新疆人民的密集點選在南疆，尤其是新疆的少數民族——維吾爾人，百分之七十以上均在南疆，因此他于返新不久之後，四月十六日便偕同副主席阿和買提江，監察使麥斯武德等飛巡南疆，當天午間，到達阿克蘇。阿克蘇此時，維民自己正鬧着騷擾，專員阿和買提江已因毒刑維民而死，而躲到迪化去，他是阿和買提江副主席保薦的人，到區治後所用的治策完全是當年他從盛世才監獄中學的那一套，因此失掉了士著民心。張氏在阿克蘇召開地方代表座談會，並參加軍民歡迎大會，經過都很好。過去許多人曾控告阿克蘇駐軍，實際上阿克蘇駐軍在

軍民合作上却有驚人的貢獻，阿克蘇在十四年的戰役中，地方殘破不堪，經過軍民協力，已經恢復大半，駐軍在一切建設中，都能把勞力貢獻與民衆，尤其是不久即將完成的帕什塔什防洪工程(註)是軍人的服務精神的結晶，駐軍所設的醫療所，也免費給人民治病，此種作風，予人心爭取上確收效不淺。張氏挾着慰快的心情，于同月二十一日飛抵喀什，喀什是維民聚集的地方，單是疏附與疏勒兩縣維民人口就有四〇六、一六七人，因此維民的各種思想派別在這裏都

有其宣傳與活動機構。張氏于此曾兩度受維民包圍，幾不能解，但是他還召開了三次座談會，座談會上各種思想份子都毫無保留地發言，反對國軍駐新，反對漢人治新，要求漢人退出新疆等意見都由一部份的與會者提出來，他們的意見總合起來，可以說是迪化二二二維民自由大會要求的再版，不過另一部份的與會者却在反對分裂，反對脫離祖國的首都，這種情況給張氏的印象極深。同月二十四日張氏等換乘汽車三輛前往莎車，莎車專員周芳崗在

本年民選工作進行時，曾與省府派來的副主席鮑爾汗發生衝突，地方人民也反對他，但是民衆情緒之表示，比較什略好些。四月杪轉赴和闐，和闐的專員是維族入，人民也極誠實，尙無表示，就日前講，除了北庭哈密，可以說和闐是新疆省最安定的一區。五月七日

張氏自喀什北飛，途留庫車半日，八日返迪化。據張氏返迪後對中央社記者的談話，他深感過去政治腐敗，地方建設未興，人民生活窮困，因此他以為「改善人民生活，實爲當前最重要之問題。」不過如何實施，如何能實施，阻，在當前思想紛歧與反漢人口號高唱入雲的時候，經驗會告訴人，讓新疆人來治理新疆是最方便的。張氏返迪不久，便向中央請辭兼主席，中央年來對新疆也深感頭痛，于是改任麥斯武德氏出任省府主席，並由艾沙爲秘書長，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一創舉。

麥斯武德遭遇反對

擊士著，十六歲時便留學土耳其，後畢業于若七坦丁堡的醫科大學，二十七歲回伊，因創辦學校，曾遭楊增新氏管押，民國二十三年自南疆往印度，轉赴南京，抗戰前即任國府委員，去歲出任新疆監察使。他是一位年老而穩健的人，言談風度很像英美的神士。艾沙氏是喀什區英吉沙人，精通國文國語，民國十一年出國，曾供職于我塔什干領館，後赴南京，二十二年隨黃慕松來迪旋復回京。他的事業心與政治慾極強，對國內政治，常表示不滿，前後創辦天山、阿爾泰月刊等雜誌，阿爾泰月刊社便是他的政治活動資本。去年新疆省政府改組，中央原擬發表他爲副秘書長，遭伊方反對，僅任無職省委，後兼三香團新疆支團部書記。

麥斯武德、艾沙二氏和現任新省建設廳長伊敏氏都是突厥主義者。所謂他們的突厥主義，是主張新疆自治，不受中央的干涉，聽憑突厥民辦來治理地方。這在七八年前他們便如此主張，他們曾主張把新疆改名爲突厥省，曾反對漢人用文化來同化回教人民，一直到現在，仍觀未改，三香團在新疆是以突厥青年團名義的，艾沙等在迪化所辦的報文自由報(現尙爲週刊)，其報頭下也以「我們的地方是突厥，我們的宗教是穆素爾曼(即回教)……」作標語。不過他們還不願與祖國斷絕關係，同時也堅持外國人不得干涉新疆。

與麥斯武德氏一系對立的是副主席阿和買提江等人，他主張不足以給新疆人帶來光明，新疆人的光明必須自己爭取，革命要繼續下去，這革命不一定以流血方式進行，但人們却不該在現狀中俯首。不過我們若以純政治立場來觀察新疆的各思想派派，未免贊成過高，新疆士著人民中，由於其生活、習

這樣局處一隅了。所以發動者首即歸到西南聯大，此其一。王芸生「曠工北歸」，十五、十六、十七三日在滬，北大、燕京作時事講演，十七日北大、清華決議罷課，同日津版大公報破例以二版特號字首條標出：原地連刊三日，並作論響應支援，此其二。張羣內閣託人在滬瀟詢和平資料，有張、傅（溥波）密談，司徒北飛晤周、許、錢，而有三參政員的和平呼聲，而有全國性學生運動的促成，蛛絲馬跡，不無可尋，此其三。南方的學運已先走一步，最初雖然是局部的，但在精神上及心理上，也間接燃燒着北方同學的情緒，此其四。反內戰，反饑餓，是人民一致要求，無論何人，登高一呼，自會萬眾響應，羣起支援，這是很自然的趨勢，此其五。

天津大公報的態度

在我們比較讀完

月來津滬兩版大公報後，深深感到津版大公報有劃時期的進展。以「總管一制書稱的大公報，此次一反其「抄社論」作風，大刀闊斧，縱橫捭闔，津滬兩版，在表理上截然不同。

統計天津大公報在此次學潮中所買力氣；計在十八天中，發表與學潮有關社論十一篇：「我們需要普過安定」、「活與和」、「現階段學潮」、「這仗不能再打了」、「論各地學潮」、「和以求安」、「南京不幸事件」、「演變中的學潮」、「這是人民的聲音」、「理智、容忍、智慧」、「大學教授和平運動」。另外有專論三篇：「我看學潮」、「論學潮」、「時局與學潮」；三篇特寫：「五月的一天」（記南大遊行），「因飢餓內戰而自殺的警察」，另一篇忘記。另外各地通訊也盡容容納學潮消息，「時代青年的副刊淺乎成了學潮專頁，「大公園地」也出現了

學潮文字。除此外，在十七日清華北大罷課首日起，即連將此類消息，刊於二版頭條三日，三版頭條十五日（津市消息，亦由本市版取出歸併），這樣一直到恢復新聞檢查後的六月四日為止。其顯著的標題有「軍情要求，和平安定，呼籲停戰，改善員生生活」，「恍惚在罷課首日（十七日）」，即於社論中說：「我們願在今天揭發這個全國爭取安定運動……和平須停戰，停戰而和平，而統一……切望文化經濟各界人士，團結呼籲」。這種作法，對智識文化界的影響，是可想像的。北方學潮之風起雲湧，大公報不為無力。另外一點是，除該報的文字號召外，王芸生的口頭宣傳，得力尤大，他在天津公開講演凡六次，其中兩次為對罷課的專題講演，其餘均與國事有關，他的「我對國事看法」，簡直與學生論調一致，無怪要大博掌聲，倍受歡迎。王氏在天津南開大學講演時，學潮已開始，他對往遊者問：「我去有沒有煽動學潮之嫌」。然而在他講畢休息，同學問他學運的第二步驟時，他却率直答稱：「自然應深入工商界，五四運動即如是！」王氏留津時，曾對編輯部同人講話兩次，面授機宜，內容不外洩，主要的態度為「居中而偏左」。王氏態度對於天津大公報在學潮中所表現者，顯有極大影響。

嚴懲與緩治

北平五二〇萬人遊行，得以順利完成，據說是完全為了坐鎮北方的一文一武兩大員——胡適李宗仁力爭所致。兩大員不願「手令」，不願「秩序法」，澈衷疏通了各機關，取消了預定埋伏，由此才有了翌日的成績。天津則不然，飛起了石子，木棍，出動了暴徒，

愛國大遊行，結果南開、北洋兩股主流分別遭「毀」，而不能匯合。這也正說明了地方當局意見的對立。李宗仁、陳繼承（十一戰區副長官）的門法，五二〇事，李主疏導，陳主嚴懲，兩人為此，幾致勃谿。北平在行轅腳下，自然得給李主任留一點面子，而天津市的指揮決策者，是上官雲相（十一戰區天津指揮所主任），雖然短短二百四十里，却不免有天高皇帝遠之感，李主任當亦有鞭長莫及之嘆了。六二日，時勢演進，環境變遷，已足大不如昔，南京分諭一五條（據云其中有宣佈戒嚴，捕人，鳴槍等），付與處理學潮以全權，因此六一在北平行轅開會時，主「緩治」者，僅李一人，大勢所趨，自難相強，何況地方官既有恐藉，自無所懼。但究竟北平略勝一籌，沒有像天津那樣戒嚴，恢復新聞檢查，五十輛軍用卡車，

沈默非失敗

華北學潮的決議，五二〇遊行是因為是日參政會開幕，計劃六二，是因為參政會的開幕期，雖然知道這個「明知其不可恃而恃」的民意機構不足為力，但死馬當活馬，也願碰一碰，給政府諸公，參政大員們一點「感覺」，給真正正和的參政員打打氣，僅此而已！學生還有什麼力量！不幸得很，這個六二與中共的什麼日子不謀而合，於是就成了政府惟一轉移人民視線採取強硬手段的藉口了。各地層出不窮的逮捕，開槍事件，已提高了學生的警惕性，胡適、梅貽琦破例走進華北學潮的會議室，對六二遊行作「後的規劃，更證明時局的嚴峻性；教授簽名連署勸止函，

滿載士兵，荷救實彈在遊行。現在「李宗仁」三字，在北平是叫響了，大大小小，沒一個不表愛戴。

如雪片飛來，這一些，終於阻止了平津幾萬學生的遊行，減少多少人的流血，犧牲。我想胡適在讀響學潮作了一項「不時覺決議」，而稱之以「有政治家風度」時，不知究竟是作何感想？然而，六二並非如想像中的安靜，朝陽、輔仁、華北學院均都有捕人事件發生，兩輛滿載七兵卡車撞破北大西齋大門時已開始了行動：不是胡適、何思源巡視來此，真不知後果如何。清華不是梅校長以「中委」身份拒捕同學，結果恐難想像。五十輛軍車在天津南大思源堂前示威時，軍官一槍未射中企圖照像的同學，省却多少麻煩！所以大體說來，北方六二，在當局的極度高壓下，在沈默、安靜中渡過了。有人說：沈默才是最大的抗議。停止遊行，不過是戰略上的撤退，這並不等於失敗！更非工作的停止！

（下接廿四頁）

週	末
關	欄

獄中生活簡記(五·完) 張東蓀

如是苦耐，直到天氣已大熱。我方知天冷固然受罪，而天熱却更受罪。因為天熱容易生病。

有一天忽然又傳去審問。問官是一個年紀很輕的人。依然是根據憲兵隊的口供略略問訊。雖然我在第一次審問時有些地方我已經加以辯正，但他並未修改。可見前次審問似完全作廢，現在重新正做。這是甚麼緣故，直到現在無從解釋。這個問官問了正文以外，遂問到不相干的地方。他問我歡喜那一家的哲學。我故意選了兩個德國人，是 Kant 與 Wundt。他又問能不能替大東亞建立一個哲學基礎。我說哲學是爲了全世界人類，不能專爲一部分人。這一次問話亦是很客氣，相當優待。問完了又隔數天，發給各人一張紙，囑寫感想。先在室內起草，然後引到另一大間房子中聽正。此時大家已明白似有釋放的可能，遂不約而同隨便亂寫，只須能對付過去就行了。我所寫的是：黃種人大團結我很贊成；但中國必須爲獨立國；日本兵應到印度西藏蒙古等地助他們獨立。明明是騙他，但不知他們看得出來與否。把這個紙交去以後，滿擬不久即有下文。無奈又是杳然。我心中不免焦急。這時候天氣竟熱得不能忍受了。沒有水喝。只好吃冷水。而室內的青蠅已成百成千。因爲毛廁即在牆角。則則可向看守兵索取殺蠅藥水來噴射一下，然而只是保持三小時，每次雖噴藥數百，而三小時後依然復舊如常。

多。古人云死後青蠅爲吊客。我對趙紫宸說，吊客已來，我輩其死矣乎？吃飯的時候，青蠅總是投到碗裏來。果然我到夜間即發大燒。同時腹瀉。一夜五六次。有一次竟不能站立起來。甫立起，即雙目發黑，立即昏倒。惟心中尚明白：以爲這一次乃真要死了。深悔以前自殺未遂，致現在來受此疾病之苦。覺得我以前的預料完全不錯，終久脫不了被磨折而死；愈遲死愈受苦較多。趙紫宸亦病了。但他尚能支持。他說如果明天能開審官判，還有希望。此時我反不作任何希冀。如果宣判有罪，仍須拘禁。居然到翌日上午把我們喚了出來送至日本軍部，舉行軍事會審。有五個法官高坐在上。此時我已不能站立。他們叫我坐下，但是依然腹中要下洩。忍着等候，十二分痛苦。先是每次提問總是趙紫宸在我之次。此次忽然改換爲蔡一謬。原來是爲宣判，我與蔡一謬同被判爲一年半徒刑。其餘各人一年徒刑。一律送刑三年。我們退到等候室。一個兵士告訴我與陳其用，說你們的太太在會客室，可去一見。于是把我們的刑具卸下，到了會客室。此時我竟木然。因爲身體難過已極，精神上一點兒不覺得高興。兵士告訴判決一年半徒刑，兩個女士幾乎暈倒。幸而又加解釋，說改判三年，現在即可領出。於是又把我們加上綽索，搬入汽車，送回監獄。在監獄的辦事室中各寫一紙保證書，聲明出獄以後不離開北平。該保證書稿是由日本人起草，我們只是照抄而已。先由自己的太太作保，然後出去以後再另覓保人。此時我絲毫不感高興，只是希望早些到家可以臥下，實在是立不住了。乃即雇了洋車回來，一到家（寄居友人劉姓之屋），立即睡倒，原來乃是患着很嚴重的赤痢。倘使晚出一天，恐怕必得病死獄中。我每次總是到了死的邊緣上，而竟得不死。使我不得不相信 C. S. Peirce 所倡的 Tychnism 了。

我的危險好像是過去了，其實還有餘波。我回家以後，知道會有一件事亦是幸而未走錯路。我被拘既久，家中十二分焦急發愁。內人（吳紹鴻）當然最希望我愈早出來愈好。當時正有漢奸們作大東亞獻金運動。有人就提議用此法贖出。我家固然無積財，而我妻亦却深知我的性格。躊躇很久，決計拒絕這個獻計的人。事後我知道了，深爲感激，不然將陷我于不義。我在家中臥病，剛剛稍愈，即得着一個惡劣的消息。這一次真使我吃驚不小。就是王定南被捕，還牽連許多我的學生。關於王君的事，說來須有數千字，將來補述，現即從略。現在只講我那時的心情。原來初次被捕並不覺得害怕。現在明知又將要再被拘，心裏的難過却百倍于初次。這是我最近難受的時候，坐立不安，雖勉強鎮靜而心中總是最難受的本憲兵不久即來。又無法逃走，只有待斃而已。幸而未加以拘捕，只是由日本華北派遣軍參謀長有末出面，邀在日本大使館一問，我即扶病而去，到時甚爲優待。由日本原田翻譯官作翻譯。並未問及王定南案，只是勸我參加偽政府。我當

後不離開北平。該保證書稿是由日本人起草，我們只是照抄而已。先由自己的太太作保，然後出去以後再另覓保人。此時我絲毫不感高興，只是希望早些到家可以臥下，實在是立不住了。乃即雇了洋車回來，一到家（寄居友人劉姓之屋），立即睡倒，原來乃是患着很嚴重的赤痢。倘使晚出一天，恐怕必得病死獄中。我每次總是到了死的邊緣上，而竟得不死。使我不得不相信 C. S. Peirce 所倡的 Tychnism 了。

我的危險好像是過去了，其實還有餘波。我回家以後，知道會有一件事亦是幸而未走錯路。我被拘既久，家中十二分焦急發愁。內人（吳紹鴻）當然最希望我愈早出來愈好。當時正有漢奸們作大東亞獻金運動。有人就提議用此法贖出。我家固然無積財，而我妻亦却深知我的性格。躊躇很久，決計拒絕這個獻計的人。事後我知道了，深爲感激，不然將陷我于不義。我在家中臥病，剛剛稍愈，即得着一個惡劣的消息。這一次真使我吃驚不小。就是王定南被捕，還牽連許多我的學生。關於王君的事，說來須有數千字，將來補述，現即從略。現在只講我那時的心情。原來初次被捕並不覺得害怕。現在明知又將要再被拘，心裏的難過却百倍于初次。這是我最近難受的時候，坐立不安，雖勉強鎮靜而心中總是最難受的本憲兵不久即來。又無法逃走，只有待斃而已。幸而未加以拘捕，只是由日本華北派遣軍參謀長有末出面，邀在日本大使館一問，我即扶病而去，到時甚爲優待。由日本原田翻譯官作翻譯。並未問及王定南案，只是勸我參加偽政府。我當

後不離開北平。該保證書稿是由日本人起草，我們只是照抄而已。先由自己的太太作保，然後出去以後再另覓保人。此時我絲毫不感高興，只是希望早些到家可以臥下，實在是立不住了。乃即雇了洋車回來，一到家（寄居友人劉姓之屋），立即睡倒，原來乃是患着很嚴重的赤痢。倘使晚出一天，恐怕必得病死獄中。我每次總是到了死的邊緣上，而竟得不死。使我不得不相信 C. S. Peirce 所倡的 Tychnism 了。

我的危險好像是過去了，其實還有餘波。我回家以後，知道會有一件事亦是幸而未走錯路。我被拘既久，家中十二分焦急發愁。內人（吳紹鴻）當然最希望我愈早出來愈好。當時正有漢奸們作大東亞獻金運動。有人就提議用此法贖出。我家固然無積財，而我妻亦却深知我的性格。躊躇很久，決計拒絕這個獻計的人。事後我知道了，深爲感激，不然將陷我于不義。我在家中臥病，剛剛稍愈，即得着一個惡劣的消息。這一次真使我吃驚不小。就是王定南被捕，還牽連許多我的學生。關於王君的事，說來須有數千字，將來補述，現即從略。現在只講我那時的心情。原來初次被捕並不覺得害怕。現在明知又將要再被拘，心裏的難過却百倍于初次。這是我最近難受的時候，坐立不安，雖勉強鎮靜而心中總是最難受的本憲兵不久即來。又無法逃走，只有待斃而已。幸而未加以拘捕，只是由日本華北派遣軍參謀長有末出面，邀在日本大使館一問，我即扶病而去，到時甚爲優待。由日本原田翻譯官作翻譯。並未問及王定南案，只是勸我參加偽政府。我當

我的危險好像是過去了，其實還有餘波。我回家以後，知道會有一件事亦是幸而未走錯路。我被拘既久，家中十二分焦急發愁。內人（吳紹鴻）當然最希望我愈早出來愈好。當時正有漢奸們作大東亞獻金運動。有人就提議用此法贖出。我家固然無積財，而我妻亦却深知我的性格。躊躇很久，決計拒絕這個獻計的人。事後我知道了，深爲感激，不然將陷我于不義。我在家中臥病，剛剛稍愈，即得着一個惡劣的消息。這一次真使我吃驚不小。就是王定南被捕，還牽連許多我的學生。關於王君的事，說來須有數千字，將來補述，現即從略。現在只講我那時的心情。原來初次被捕並不覺得害怕。現在明知又將要再被拘，心裏的難過却百倍于初次。這是我最近難受的時候，坐立不安，雖勉強鎮靜而心中總是最難受的本憲兵不久即來。又無法逃走，只有待斃而已。幸而未加以拘捕，只是由日本華北派遣軍參謀長有末出面，邀在日本大使館一問，我即扶病而去，到時甚爲優待。由日本原田翻譯官作翻譯。並未問及王定南案，只是勸我參加偽政府。我當

我的危險好像是過去了，其實還有餘波。我回家以後，知道會有一件事亦是幸而未走錯路。我被拘既久，家中十二分焦急發愁。內人（吳紹鴻）當然最希望我愈早出來愈好。當時正有漢奸們作大東亞獻金運動。有人就提議用此法贖出。我家固然無積財，而我妻亦却深知我的性格。躊躇很久，決計拒絕這個獻計的人。事後我知道了，深爲感激，不然將陷我于不義。我在家中臥病，剛剛稍愈，即得着一個惡劣的消息。這一次真使我吃驚不小。就是王定南被捕，還牽連許多我的學生。關於王君的事，說來須有數千字，將來補述，現即從略。現在只講我那時的心情。原來初次被捕並不覺得害怕。現在明知又將要再被拘，心裏的難過却百倍于初次。這是我最近難受的時候，坐立不安，雖勉強鎮靜而心中總是最難受的本憲兵不久即來。又無法逃走，只有待斃而已。幸而未加以拘捕，只是由日本華北派遣軍參謀長有末出面，邀在日本大使館一問，我即扶病而去，到時甚爲優待。由日本原田翻譯官作翻譯。並未問及王定南案，只是勸我參加偽政府。我當

我的危險好像是過去了，其實還有餘波。我回家以後，知道會有一件事亦是幸而未走錯路。我被拘既久，家中十二分焦急發愁。內人（吳紹鴻）當然最希望我愈早出來愈好。當時正有漢奸們作大東亞獻金運動。有人就提議用此法贖出。我家固然無積財，而我妻亦却深知我的性格。躊躇很久，決計拒絕這個獻計的人。事後我知道了，深爲感激，不然將陷我于不義。我在家中臥病，剛剛稍愈，即得着一個惡劣的消息。這一次真使我吃驚不小。就是王定南被捕，還牽連許多我的學生。關於王君的事，說來須有數千字，將來補述，現即從略。現在只講我那時的心情。原來初次被捕並不覺得害怕。現在明知又將要再被拘，心裏的難過却百倍于初次。這是我最近難受的時候，坐立不安，雖勉強鎮靜而心中總是最難受的本憲兵不久即來。又無法逃走，只有待斃而已。幸而未加以拘捕，只是由日本華北派遣軍參謀長有末出面，邀在日本大使館一問，我即扶病而去，到時甚爲優待。由日本原田翻譯官作翻譯。並未問及王定南案，只是勸我參加偽政府。我當

我的危險好像是過去了，其實還有餘波。我回家以後，知道會有一件事亦是幸而未走錯路。我被拘既久，家中十二分焦急發愁。內人（吳紹鴻）當然最希望我愈早出來愈好。當時正有漢奸們作大東亞獻金運動。有人就提議用此法贖出。我家固然無積財，而我妻亦却深知我的性格。躊躇很久，決計拒絕這個獻計的人。事後我知道了，深爲感激，不然將陷我于不義。我在家中臥病，剛剛稍愈，即得着一個惡劣的消息。這一次真使我吃驚不小。就是王定南被捕，還牽連許多我的學生。關於王君的事，說來須有數千字，將來補述，現即從略。現在只講我那時的心情。原來初次被捕並不覺得害怕。現在明知又將要再被拘，心裏的難過却百倍于初次。這是我最近難受的時候，坐立不安，雖勉強鎮靜而心中總是最難受的本憲兵不久即來。又無法逃走，只有待斃而已。幸而未加以拘捕，只是由日本華北派遣軍參謀長有末出面，邀在日本大使館一問，我即扶病而去，到時甚爲優待。由日本原田翻譯官作翻譯。並未問及王定南案，只是勸我參加偽政府。我當

我的危險好像是過去了，其實還有餘波。我回家以後，知道會有一件事亦是幸而未走錯路。我被拘既久，家中十二分焦急發愁。內人（吳紹鴻）當然最希望我愈早出來愈好。當時正有漢奸們作大東亞獻金運動。有人就提議用此法贖出。我家固然無積財，而我妻亦却深知我的性格。躊躇很久，決計拒絕這個獻計的人。事後我知道了，深爲感激，不然將陷我于不義。我在家中臥病，剛剛稍愈，即得着一個惡劣的消息。這一次真使我吃驚不小。就是王定南被捕，還牽連許多我的學生。關於王君的事，說來須有數千字，將來補述，現即從略。現在只講我那時的心情。原來初次被捕並不覺得害怕。現在明知又將要再被拘，心裏的難過却百倍于初次。這是我最近難受的時候，坐立不安，雖勉強鎮靜而心中總是最難受的本憲兵不久即來。又無法逃走，只有待斃而已。幸而未加以拘捕，只是由日本華北派遣軍參謀長有末出面，邀在日本大使館一問，我即扶病而去，到時甚爲優待。由日本原田翻譯官作翻譯。並未問及王定南案，只是勸我參加偽政府。我當

時以病為推宕，即此了事。不過關於出獄後做事一層，我們在獄中時已早慮到。所最怕的是日本人將強迫我們教書。當時我有一個意念，就是出獄後立即逃上西山，因為王定南已將路徑全早告訴我了。孰知出獄時正大病，一病就有一個月之久。以後却不見日本人來十分強迫去做事，所以亦就無須如此了。因迴憶到鄧文如在獄中的詩：

「豈料貔貅三百萬
居然重視幾書生」

此詩對日軍頗能調侃。但重視却只在被捕的前後，直到放出來的時候，亦不復如以前的重視。這是我們所以能倖免的緣故。雖則在我緩刑期間三年內，平均每月那個憲兵安達必來我家一次。每次必是勸我出山。我却知道這是他個人的意見，並非日本軍部正式來壓迫我。所以我亦毫不引為問題，只是閒談一番就對付過去了。後來戰事不利，他亦不可提。我明知道他的目的只在察看我是否尚在家（即沒有逃走），並不含有真拉我出去任事的使命。

我們出獄的日期是六月十八日。距被捕的時候共有六個月零十天。中間經過一個極寒冷的冬天與一個極悶熱的夏天。可謂諸苦備嘗。在北大紅樓的憲兵隊二個月；在炮局胡同的陸軍監獄四個月十天。我曾感教書生活太平淡無奇。有時很美慕小說上或歷史上那種風浪多的人生。這一次雖只有半年，却在死生的邊緣上往返打了幾個轉身。真可謂 Stormy 了。始恍然大悟，究竟還是平淡的生活來得舒服。

最後我要強調來說的就是監獄制度萬萬要不得，必須廢除。因為坐監決不能改變人們的性格，而只有反把人性激成偏狹。世上有許多革命家都是坐過牢的。他們的性格反而比常人來得激烈。我願意把自己作一個有力的證明。我的性格本來是急躁與偏強。但經過了這樣牢獄生活六個月以後，我確自知我的性格有相當的變化。却不是由急躁變為溫和，由偏強變為隨便；乃是更急躁更偏強，更是率性而行。平素對於不願看見的人尚能敷衍一下，現在不行了。平素對於不願意聽的話尚能忍受一下，現在亦不行了。因為在真理之前，不容有作偽，不能有屈服。於是我發見坐過監牢的人自會有一革命性。

不過我在此又發現了一個做人的寶貴教訓，就是宋明理學家所提倡的「當下合理」。凡事只求當下而合于理，即會心安理得。千萬不要一味計較利害，想得十分複雜。這樣乃是自尋苦惱。有時在獄中生出了小病，明知不會有人給以醫藥，又明知不致死，心神坦然，過一二天亦就自然好了。倘使大發愁，反而增加了不少的苦痛。生死一關如能打破，則利害的計較便會拋開。拋開了利害則對於一切事情當下合理為依歸。無顧慮，無顧忌。我敢說我近年以來，對國事，對朋友，完全是這樣的。只求行心之所安，不計及任何其他。陽明的詩有云：

「道在險夷隨處樂」

我不敢說我已經有所得，但我近年以來則則生活甚富，而精神卻是甚樂。（在身體方面，因為一度絕食的緣故，居然會把數十年的胃擴張、胃下垂、的老病治好了，亦可算是因禍得福。）主要的辦法即是於以簡單對付複雜；外邊愈複雜，自己須愈簡單。這樣便會當下合理。我願以這個教訓與我的經驗一併貢獻于世人。

五月十二日寫完

（上接廿三頁）

「我陪你去接他好嗎？」
「當然好，而且我一定要你陪我去的。」
於是我又回到另一種遐想中去了。我想到後天在飛機場的情景；一對經過生離死別後夫妻的重逢，一種復活難得的愉快和兩種不同的熱情的匯合，那該是多麼偉大而神祕的場面呵！

「你在想什麼？」她突然把我的手握住，說：「你老是愛沉思，一個人沉思；剛才你還關着燈坐在這兒沉思的。」

「我正在想着你們幸福的復活，我真羨慕你們。經過了一般荆棘的路程以後，即使那以後的路是凹凸不平，也會感到平坦而舒適的。我覺得你實在應該快樂，你們的幸福是無窮的。」我說着，便站了起來，緊握着她的手，向她說道：「莉麗，賀洛克夫人！我祝你們幸福！」

她聽了我的話，很不自然地也站了起來，並且十分感動的說：「我很感激你！同時我深深地覺察到你的偉大；如果你和瓊斯一樣，那我今日的困難將會因此而更深。不過，我要告訴你：在我這一生之中，我將永遠不會把你忘記，就跟我從前永遠不會忘記賀洛克一樣。」

「謝謝你，莉麗！」我感動的說：「以後我們的友誼還會繼續地維持着，我也永遠不會忘記你的。」她聽了我的話，便倒在我的懷抱中，像一隻失了窠的小鳥，她的淚水滴到我的臉上。我在她的頰上吻了一下，輕輕地對她說：「時候不早了，快去休息罷。」

當她依依地和我道別的時候，她站在房門口對我說了最後的一句話：
「Paul，你以後仍舊叫我做莉麗，我不喜歡你叫我做賀洛克夫人。」
「好，」我苦笑着說：「我將永遠這樣稱呼你。」
美國人是不喜歡一個熟朋友稱呼他們姓的，縱令他是你的長輩，見了幾面以後就應該直接叫他的名字。莉麗自然不能例外。

她上樓之後，我他換了睡衣躺在床上，但一直到天亮還沒有睡着。一種矛盾的情感佔有了我，使我興奮，又使我痛苦。（海外憶之十一）



復活

李慕白

今天是我搬到莉麗家裏的第三個星期。因為參加華盛頓大學莎士比亞研究會 (Shakespeare Society) 的論文宣讀，於十三篇論文讀完以後，已是晚間十一點半的時候了。等我回到莉麗的家裏，她早已睡覺了。

我悄悄地推開臥室的門，把大衣脫去，來不及把燈打開，便走到窗前一一把沙發上躺下，望着窗外模糊的月色，黯淡的樹影和那小橋下潺潺的流水，還有那橋邊深潤的野草與矮樹。流水的聲音在靜寂的夜裏隱約可聞。我凝視着那橋邊的野草，彷彿在野草中躺着一具美麗的女屍；她好像是哈姆雷特中的俄非麗亞 (Ophelia)，我同時又想到那一位可憐的丹麥王子振盪着破碎的心靈說出來的悲痛的語句：

"I loved Ophelia: forty thousand brothers
Could not, with all their quantity of
love,
Make up the sun."

「我愛俄非麗亞：四萬弟兄的愛
總加起來，也比不上
我對她的愛。」

滿懷憂憤的哈姆雷特，當他發現了俄非麗亞正在野草間在中舉行葬禮的時候，他終於道出了他心底的哀訴。他何嘗不明白死神將要在俄非麗亞去後再向他招手呢？這是在生死界沿上的真正的苦惱呵。今天我聽了布勃萊教授 (A. C. Bradley) 關於哈姆雷特的論文，他特別強調俄非麗亞的死對於哈姆雷特復仇的心理有極大的影響。這使我想到了莉麗，也想到我自己；一種幻滅的悲哀，竟會令俄非麗亞的屍影在那野草中復活，在我的幻覺中重現，使我墮入了如夢

的遺思。

Bradley 的觀點是完全以心理的變態為出發點的。在他的眼中，哈姆雷特幾乎是一個完全患了憂鬱病的人。他的人生觀中充滿了厭恨與悲觀，愛與恨兩種情感的交織使他的行動遲緩。他隨時想到復仇，但隨時又會喪失了勇氣。哈姆雷特祇是一個具有英雄的理想而無英雄的能力的弱者。像哈姆雷特這類典型的人，在中國的自由階級中，佔着極大的多數。

窗外的天，也像患了憂鬱的病，那躲在浮雲裏的月亮始終衝不出雲圍。這夜景似在象徵着這個黯淡的世界，陰沉與恐怖。哈姆雷特暗自愛着俄非麗亞而不敢表示的苦衷，這一點與我對於莉麗的處境幾乎沒有什麼差別。我想到最近三個月以來莉麗的苦悶，從她任何一種小的動作中，甚至從她任何一句談話中都足以表現無遺。對於這樣一位多情的人，我就能毫無所動地不生一點愛感嗎？不，我正在愛着她；但我不能向她表明。我祇有日夜被一種無言的苦衷磨着。今天我回來得這麼晚，當我躺在這沙發上，在這幽暗的房裏回味着莎士比亞所有的作品的人物，我的心情是空虛，是與抑鬱是痛苦；我祇覺得莎士比亞的人物已經包羅萬象，莎士比亞的作品就是這個世界的縮寫。

我正在出神入思的時候，忽然聽見一陣非常急促的敲門聲，隨即一個美麗而窈窕的影子跑了進來，她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像出了什麼不幸的事一般。
「莉麗！」我連忙站了起來。走到她的面前，一不提防她就用雙臂把我的頭緊緊地抱住，她喘着氣說：
「Paul……Paul，他，他沒有死。」她的音調是那樣的急促，從窗外射進來的暗淡的月色中，我看見她的眼中滿含淚水。

「誰？誰沒有死？」我莫明其妙的問。
「他，他，呵，我的丈夫，呵，不；賀洛克少校，他沒有死。」她幾乎像發了瘋似的，把我的頭擁抱得很緊，她的臉偎靠在我的臉上，熱度相當的高。
「你怎麼知道的？半夜裏誰給你這個靠不住的消息？」我完全不相信她的話，我疑她真的瘋了。
「參謀總部剛來的電話。真的，我不會騙你。」聽了她的話，我像從空中掉了下來。我把

她輕輕地推開，扶她坐在我剛剛躺的沙發上，我要她鎮靜一點，同時我把電燈打開了。

「你現在相信了嗎？」她問。
我點點頭，我相信。她的樣子十分的清靜，但她却還在流着眼淚。

我不明白她為什麼會這樣的痛苦。賀洛克少校早就被美國的參謀總部認為作戰失蹤而陣亡了的人，她失去他已經有好幾年了，她苦念着他也有好幾年了。她性情的改變，她的一往情深的憂鬱，她今日這苦悶的處境，她的一切不幸的遭遇，不都是為了他嗎？今日她的丈夫復活了，無論怎麼樣，她該快樂，她應該慶幸，為什麼她依舊是這樣的痛苦，甚至她的痛苦比從前更深。這情景對於我，實在是一個難解的謎。
「莉麗，」我坐在她沙發的扶手上說，「你從今以後應該快樂了。」

她微微地搖着頭，眼淚更多了，凄涼的說：「我想這是不可能的事；從今以後我將會更痛苦下去的。」
「為什麼？你不愛他嗎？」
「我太愛他了，也許就是因為這點緣由。」她歎息着說。
「我不懂你的意思，你可以再明白的告訴我？」
她低頭沉默了一會，然後她說：「我對不起；我不應該在得到他那不正確的死訊以後就與瓊斯結婚，這是我平生最大的遺憾！」她說到這裏，又哭了起來。

我沒有更好的辦法去安慰她。事實上，她的再嫁未嘗不是她的遺憾。不過我以為祇要她的心一向是真愛着他的，她是可以得到原諒的，並且她再嫁的責任也不應該由她担負呵。我把這些話告訴了她，但她的成見很重，我很難把她說服。

「那麼，他什麼時候可以到華盛頓來呢？他現在在哪兒？」我改變了話題。想給她另外一種希望。
「剛剛打電話的人告訴我，他現在已經到了孟買，後天就可以到華盛頓了。並且還叫我按時到飛機場去接他。」
「後天什麼時候？」我問。
「不知道，明天他們會通知我。」
(下接廿二頁)

為何要維持原價？

讀者先生：貴刊定價從三月一日二卷一期到五月廿四日二卷十三期都是一千五百元，未有變過。事實上三四五三日的物價漲了一倍以上，貴刊的支出也得增加，那麼，假如二卷十三期的定價還可不斷的話，則二卷一期售出時必可獲利一倍。如係屬實，先生却枉駕了書商。否則，假如發行二卷一期時僅是維持的話，那麼二卷十三期發行時無疑地要大虧本。凡是財政上有長期入不敷出者，無論個人團體甚至國家，無一不走上自滅之路。

在早晚市價不同的今日，「維持原價」只有傻子才去。我建議貴刊酌量加價，以能支付排印、紙張、員工、稿費等為原則。我很愛護貴刊。上海三報社的停刊，更加使我關懷貴刊的延續！

余長甲 六月四日 廣州

編者按：余先生的意思我們非常感激。現在我們說明幾句。我們的財政情形大體上可以維持。主要的原因是，支出雖然日增，而同時我們的銷路亦在日增之中，譬如二卷一期銷八千份（後又再版一千份），到二卷十二期，已增至一萬一千五百份，二卷十三期增至一萬二千五百份，二卷十四期增至一萬四千份，本期已增至一萬五千份。最初支出小，收入亦小，後來支出增加，收入亦增加，所以大體可以維持。刊物的收支，也不能每期作硬性的計算。譬如二卷一期及二卷六期，我們都增加了四頁，成本當

然增加，也祇好前後參差計算。事實上，當我們出版二卷十期（五月三日）時，別的刊物的售價即從一千五百元漲到二千元。我們總想：「撐支，盡量維持原價，以顧到讀者的負擔。許多朋友認為讀者如要看本刊，決不計較多幾百元或少幾百元。而且認為本刊的讀者，即使困窮，也不致計較幾百元的上下。不過我們總願意盡量替讀者設想，在京滬一帶的讀者，也許不計較這幾百元，但是大後方的讀者，生活程度較低，不能不替他們設想。（據貴陽讀者報告，當本刊售一千五百元時，貴陽已售五千元，現在本刊售二千元時，貴陽已售八千元，這種書商，真是豈有此理！）再說現在一般學生，經濟非常困難，我們也不得不盡力顧到也。」

我們讀者對我們買。第二卷開始之前，我們曾一度徵求新的直接定戶，許多讀者（都是原有的直接定戶）都出力幫我們的忙，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們的直接定戶增了一倍。讀者對我們好，我們也應當對讀者好，「好」是相互的，不單該是片面的，所以我們一直撐，撐到二卷十四期（五月三十一日）才加到二千元。因為二卷十三期以前的用紙是十七萬七千元一令買進的，二卷十四期起用的紙，是二十二萬八千元一令買進的。所以從二卷十四期起，不得不增價，以求收支的平衡。不過最近物價的上漲，實在使我們透不過氣。自從生活指數解凍後，指數增至二萬三千五百倍，所以自六月初起，排印工及裝訂費，都又上漲了百份之八十。現在

排工小五號字每千字四萬三千元，六號字每千字五萬一千元，印工漲到每令紙八萬元，訂工漲到每冊一百元以上。大公司的廣告費在三十天之內從每行二萬八千元漲到每行七萬元，上漲一百分之二百五十倍。我們主持刊物的人，聽到各種費用激增的消息，真是苦痛。幸而銷路增加，勉可支持。在牛個月以前，別的刊物有的已售三千元，我們現在還是售二千元。朋友們，我們還是撐一下的，我們還是要盡量維持原價的。（編）

（上接二十頁天津通信）

這次的收穫

再有一個月，便是學期考試。紅的，學生們要暫時回到崗位上去，所以反戰運動，如果不再發生新事件，也要暫時沈寂。同時，學生自身的安全，無形中更成了目前最重要的課題。在這種情形下，自有其必然趨勢。但促成運動本身的因素不取消，運動仍會隨時發生，所以現欲圖根治學運，惟有一途，停止內戰！但在此大學運中，除掉反內戰主要任務外，却發現不少其他收穫。錢瑞升先生所述三點（見觀之二卷十四期諸文所引），自是最主要的，但另外尚有需要特別提出者：（一）保守學校的開始活動和咸所人士的參加工作。前者如北平輔仁，天津工商等，都是二三十年來未嘗參與任何校外活動的教會學校，這次竟也毅然與北大南開等採取了同一步伐！後者如學校中一部分無所

謂的同學，這次也鑒於國事日非，不容再行頹廢萎靡，而體行力爭；這是證時代的巨流，已襲到了每個人的頭上，是非生死歧途，青年們已開始了明快的抉擇。（二）師生的合作，尤其是這次運動中主要表現之一，同學應該作的，教授們不猶疑的鼓勵，勉，不應該作的則毅然制止，師生感情融融洩洩，為前所未有。（三）運動已普及到整個社會各角落，以天津南大來論，十天內每日平均收到近百元的自動捐款，數十封慰問獎勵函件，而且都是素不相識的，這能給同學多麼大的鼓勵！同時，這更證明：運動已獲得了整個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支援，他不是孤立的，他是配合人民需要而展開的，惟其如是，運動才不會夭折，才不會中止。

歷史告訴我們，任何運的工作，都是艱難的。但是，越是經過過難至的道路，才越會使他的本身基礎穩定、健全。這是執行著歷史任務的青年們一點起碼的認識！

本刊合訂本

第一卷下冊 第二卷上冊

均已出版。每冊售二萬五千元
寄 航掛每冊三千五百元
費 掛號每冊三百五十元